GR 335 H75

新刻大直汪舜儀評訂神仙鑑二集卷之十一

江夏明陽官史徐衜述
汝南清貞覺姑李理贊

林屋珙樓秘本

一節　孫廣田訪道南州 ○○○ 朱小室分司四嶽

二劍各長二尺背上有銘云神劍御除衆毒隨四時而變五色凡遇不測事輒在匣吼聲常置於側漢將鍾離權道旣成天詔封號太極左宮真人或現或隱歷魏及晉仕爲大將鎮守代郡半其姓名曰金重見軍中了頭坦腹手搖棕扇白若赤面偉體濃睛虬髯烏褔向奴不戰而屈中原

新刻六直汪舜儀評訂神仙鑑二集卷之十一

林屋扶樓秘本

江夏明陽官史徐衟述
汝南清眞覺姑李理贊

○○○孫廣田訪道南州　○○○宋小室分司四嶽

一劍各長二尺背上有銘云神劍御除衆毒隨四時而變五色凡遇不測事輒在匣吼聲常置於側漢將鍾離權道既成天詔封號太極左宮眞人或現或隱歷魏及晉仕爲大將鎮守代郡半其姓名曰金重見軍中了頭坦腹手搖椶扇自若赤面偉體龍睛虬鬚烏裡匈奴不戰而屈中原默受其佑及晉帝驕奢縱養夷患鍾祖見北運將興遂解

東晳

印去、壬寅夏亢旱、百姓曰、聞仁德動天陽平元城東晳字廣微踈廣後遠近播其仁厚羣姓請之晳齋戒禱告須臾大雨如注三日不息。萬物咸生民歌曰

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願東長生

帝擢為著作郎明年三月帝朝會問三日曲水之義晳曰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捧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友二漢相緣為盛集帝以晳為尚書郎后父

楊駿

楊駿至晳第訪道行之士欲引為己用晳曰蘇門山孫廣田嘗世異人

也駿曰非善嘯之孫登乎即兔晳往迎登慨然就道既至見駿問訊不答駿見其衣單遺以布袍繞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駿門下時謂爲狂知駿當斬故爲其象也洛下名士知登咸造訪問登終不語竊謂晳曰腥膻氣不堪聞欲入東南避之駿録之不放去登乃卒死駿使殯之後數日有見登在董馬坡寄書與故人晳旋遁去會稽夏統字仲御巖青之徒爲毋病詣洛市藥會上巳賈充引舡與語勸之仕俛首充令妓女盛服繞舡三匝統危坐視之蔑如充悵然曰此吳兒木腸石心也是冬孫皓祖甲辰五年天變屢現帝因水旱遍訪異人時葛孝先南同常乘猛虎入城市

仙公

東海有人寄書至呼孝先爲仙公世隨稱之是秋偶遊洛
有人奏言仙公能乘虎使鬼召至賜坐曰百姓方思雨寧
可致乎公曰易得耳書符著社中俄頃晦暝大雨滂沱三
尺帝以錢十萬賜之公領去散投大井中使貧人掌一器
於井上呼錢出水一一飛投器中器盈則止苟富足者戲
呼錢無出者仙公至汝南遇一神廟凡過者離百步下車
否則有譴公命車直趨大風驟起塵埃蔽天仙公怒曰小
邪敢爾書一符令從者投廟中廟屋自焚過武康見一人

○邪神

家病作請巫祀妖邪邪附巫者與仙公飲公故不飲邪出

○五伯

語不遜公厲聲叱之命五伯撾邪頭附柱鞭背出血伏罪

士人蛇精　屏家二女

乃止又過華陰見一士人溺於蛇精仙公化作田夫駆黃犢而耕因謂士人曰汝婦蛇精也前後啖人無數乃引石一古井其中白骨盈積士恐甚教窺其迹士歸家密窺果蛇公禁而斬之以一符與士服瀉下蚯蚓蝦蟆之類遂得生仙公在荆門軍紫蓋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跣足衣衫襤褸屈家二女偶見憐之每夜促成雙履次日往獻公已去但存爐灰尚溫二女撥灰得丹一粒姊妹分服自後神氣冲冲不飢不渴仙公嘗於西嶺石壁上石臼搗藥遺墜一粟許飛禽食之不死月白風清之夜其禽猶作下當杵臼之聲因名搗藥鳥仙公遊吳南武城（即松江）投成丹於

一弓二矢
弗能射也
鶴雙雙跨
何必飛遊

上真升水符
珠之珍之

鄭思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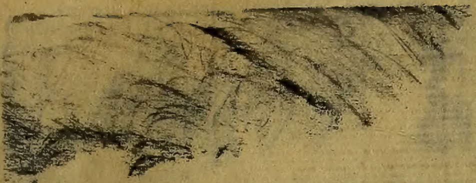
水中湧泉五色琴高在東海聞仙公得道跨雙鯉來訪與之酣飲既醉高卧㝠深處酒醒雙鯉化為石仙公贈以雙鶴跨之而還有客從仙公泛舟見囊中有十數符客曰符之驗可見否公以一符投水中逐水而下客曰常人投之亦然復取一符投之逆流而上客曰異矣復投一符不上不下停於中流須臾上符下符會一處良久收之水濵甯大魚者謂之曰欲假此魚到河伯處漁者曰已死矣曰亦可以丹書紙納魚口中投水躍然而去見者驚異一時從遊甚衆鄭思遠少為諸生善曆律星緯亦從學道仙公盡授其正一法文三皇內文五嶽眞形圖太清金液洞玄五

徐思遠遂入廬江馬迹山修煉仁及禽獸所住山有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虎母虎父驚逸虎子未能得食思遠見之將還山舍養飼虎父還尋亦依思遠後思遠每出行乘騎虎父二虎子負經書衣藥以從於永康橫橋逢相識許隱煖藥酒以飲虎拾柴燃火隱患齒痛從求虎鬚欲及熱插齒間可愈思遠爲拔之虎伏不動思遠道既成復至句曲語仙公公曰將遊會稽未能即返吾之後當有學道者子可悉以授之八月十三日中便行至期公衣冠入室卧而氣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三日夜半忽大風發屋折木聲若雷震良久風止公屍已失但委衣於床帶無解者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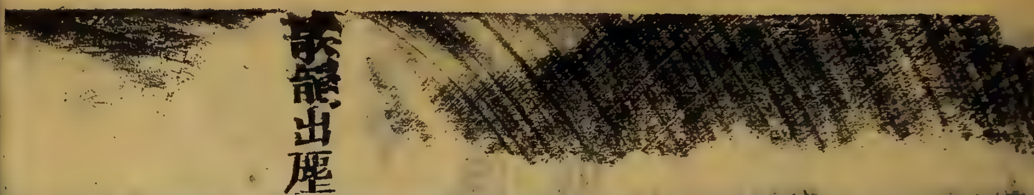
○葛存

○周壽陵

○白仲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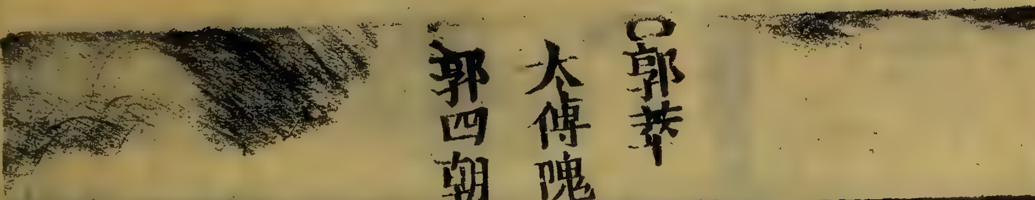


子葛存葬衣冠於句容思遠諸弟子皆去初孫登假死遁同欲與王烈嵇康同遊二人時與上成公石坦結伴雲遊去矣蘇門山洞有道士周壽陵借居煉丹登獨投南過盧江遇思遠投機欲邀之偕行思遠曰客歲有傳先生同師兄白仲都預訂明年北遊雍京不欲爽約登不之強別至江口同渡有四人皆野服道貌問之乃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向在王屋學道爲立功行至中原度世已久知將亂避跡江南因見登深相結納蓋在蜀中曾會麋長生故知登名遂渡江同行尋真訪勝一山之陽有茅亭竹檻清泉環抱傍以亂石作塘止遏澗水令深基址墻垣猶有可識處



飛龍出壓

有一人乘小舟遊戲其中小童舡尾把艆輕蕩其人悠悠
自得扣舷而歌、
清池帶雲岫、長林鬱青葱、玄鳥翔幽野、語言出從容哉
櫼揚神波、稽首乘晨風、未獲解脫期、逍遥丘林中
浪神九垓外、研通遂全眞、戢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
舉方寸物、萬吹皆岦虛、顧哀朝生蜚、孰盡汝車輪
遊空落飛飈、虛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揮
翮扇天津、蓊靄慶雲翔、遂造太極微、挹此金黎漿逍遥
玄垓下不存亦不亡
駕欻舞神霄披霞遊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九華室神



郭華
太傅隗
郭四朝

虎洞瓊林香風合成一開閻幽宴下靈鑾玄滅迹衆口稱讃山靜聲高孫登嘯而出曰道長能同載一談乎其人恭立舡中指童傍崖迎曰舡小不勝且至茅亭請教入亭禮見次坐籐床啟問姓氏畢自叙曰燕人郭華太傅隗之孫始皇時得道歷秦漢魏晉四朝故號郭四朝少師展上公於化龍池上公定是老君自稱於高辛時但植李樹彌滿家山結子爲食就教者連繹不絕上公常白諸仙侶曰昔在華陽山下食白李甚美憶之未久忽已三千歲我事之日深上公欲舉爲九宮右保司自知功行未立辭以未能授職乃來向曲山南遍種玉果時進獻上公上公

遺書曰此地善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可以除災厲遵其教廣種柰於山陰命童子提筐摘采少頃洗淨扣以奉客因問今將何適衆答以雲遊無定、四朝曰極欲追隨但上公有言司馬氏與郭氏得仙者甚衆、分司四方不得擅離位次故雖有志而未逍焉、五人留連數日期以後會至丹徒而別過吳會渡錢塘歷涉桐廬至信安之交春秋爲越西鄙曰姑蔑秦曰太末漢曰新安山環水遶百越之衝有二人一提青竹筐一荷金鴉觜在山採藥劉道恭因招與語云是剡縣劉晨阮肇永平中採藥天台偶遇二女留十日及歸鄉邑零落已逾七世始知身入仙境再往尋覓經二百餘年絕不得見

朱孺子　王玄眞

有永寧朱孺子幼師道士王玄眞居大箬巖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歷十餘載一日就溪濯蔬岸畔見二小花犬相趂異而逐之俱入枸杞叢歸告玄眞偕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逼之馳匿杞樹下玄眞掘得二枸杞根形如花犬堅若石洗淨携歸煮之孺子益薪看火三晝夜不離竈側試嘗汁味甘美取喫不已及見根爛始告玄眞共食俄頃孺子忽昇前峯謝別乘雲而去今號童子峯玄眞復餌其根盡隱於是巖之西陶山有採捕者時或見之我二人但幸不飢聞有此飛身之異潛至陶山伺候適孺子來會玄眞因出褰衣求度孺子言服杞精不過一時之遇非有煉石燒金

之法也哀懇不已遂引至此三國爲羅陽晉爲永嘉安固即二之武陵山有桃萬樹名蟠桃古田春時望之如霞有虎不嚙有蛇不螫上有龍湫每旦雲氣一縷浮空所向之方即雨覩此神龍馴虎蟠本蜑蛇頗覺此心安泰第未知仙緣何似耳適有人至坡前招呼劉阮曰朱道友至矣五人趨見乃俊貌童兒孺子曰昨往陶山會師言天台王君次子諱順者按臨此間石室山稽察遊散仙道令早吾師謁過凡未受職者禮合晉見故來相約入人同至石室見上標額曰青霞洞門歩出一人眉目清揚知是王使君衆侍拜見王君迎入謂曰僕奉父命爲劉阮二君塵俗將離仙緣可續特來招之衆向

劉阮稱賀二人喜不自勝别衆同順自去時太康下未八年諸人見此山幽僻足可娛樂亦不願他適或撫琴自樂於清流或訪友奕棊於翠石逐利貪夫驕痴俗子鮮能踪跡至此時有二鶴飛來棲止不避是冬大寒地東夜聞人語云今歲不下堯崩年登秉燭視之唯二鶴相對奉足立床側知是永壽靈禽善調養之遊行必隨更相以為乘騎謝張酷愛圍棊聞句章招寶山半有棊子坪凡欲取棊子者先以白飯撒之翼日可得白子次以黑豆撒之可得黑子如法取同終日對奕王子順引劉阮至天台入拜靈王后妃王君夫婦次與諸舅相見然後青衣女童導入舊遊

處風景依然桃花迎笑二女倚檻手曰郎君以塵世之樂爲樂矣何復念此清苦耶二人施禮陪語侍女排宴對飲各敘舊情子穎爲名行未立拜辭王君將遊藝中原於南山伐竦節細幹修竹千截聚兎脊狼尾之鋭毫積材選料造成良筆遂扮作筆賈負囊出山謂昔毛穎嘗封管城自號管城子渡江北至嵩山登緱嶺之巔追慕月夜吹笙風致忽一官吏同於旁曰奉中嶽太清眞人命敢邀會請管城至少室宋君冠佩迎入曰王孫懷舊來此不忘本矣有事上責未識可否管城曰惟命宋君曰中上五嶽皆有王剪尽守外得百靈佐輔一同情職紊贖山積東嶽爲中界

郝融　葛越　南極子

主宰總閱百揆賴東鄉司命茅真君深任其勞分理清楚
可稱良佐四嶽各立一首司以兼泉藏爲考功糾過之長
南嶽向有大明彭真君今欲歸老武夷舉河南郝融北嶽
有比海長桑君將遊行宇內薦瑯琊王剛西嶽有太白仇
先生辭省尸鄉推洛陽葛越皆薦賢自代管城問三人何
能堪任此職宋君曰融號南極子曾師趙炳能含粉成雞
子吐數十枚煑啖之無異黃中但餘少許粉咒杯成龜煮
之可食腸臟皆具食肉㲉還成杯咒水成美酒飲之醉人
舉手即生大樹折其細枝刺屋以漸乾萎後服雲霜丹得
道王剛幼從李少君學感通之文復師太陽子明補養之

天門子

惟此有功

黃盧子

要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陽故陰能疲陽也陰人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眞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刪行此道二百八十歲有童女色號天門子後服珠緼（一作珠醞）得入玄洲葛越居京邑謹信鬼神道長桑遊洛越求授神方能治百病千里寄姓名治療皆愈不必見病人也更名黃盧子復得氣禁之術虎狼百蟲皆不能動飛鳥墜地不能去水爲逆流年及三百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雲氣高丈餘大旱時能入淵召龍數數如比一旦乘龍與親故話別仇生招居太白自與昌容遊行

樊子明

獨倫久困不能展足雖有小徒樊子明奚堪巨任汙孫美
質固為敏達百事猶宜歷練耐理百年則超位上品矣惟
既厥心惟慎厥事

葛仙公井底飛錢以濟貧眞是妙用其隨處除邪滅怪
累行積功故其孫克繩祖武

劉阮間隔二百餘載再續仙緣相遇時不知如何敘濶
管城出山即為宋君求代已職乃折入周亮懇留及央
葛越伐往嵩山而管城遂為西嶽之佐雖仙眞之事蹟
紅迴足見文章之変幻

江淹生花之筆必是管城夢授

〇〇植杏林董奉行醫　〇〇占天象尹思授羽

管城曰小子毫末耳何敢遽守是職且有毛錐子千頭尚未出貨將假此漫遊兼槖青囊術眞桑扁不住於世今所擬有人當往拜求事畢敢奉尊命宋君知不能留厚款以期後晤管城思洛陽都會近在咫尺乃負筆皮諸驢岂索價每枝一金畧少分毫弗與京師少年澆薄嫌其價昂哂其固執有眞誠者奇其語如數與之藏笥中歲餘啟視有煒（神筆）與子弟書之初學者逕能成字素醜者忽化而妍開者爭欲往買筆貫已不知去向管城至華山數月盡得苗盧之道將辭歸嵩嶽受職太素眞人周亮自秦隴來朝西嶽

會見管城自通世誼言受師尊指教未報兄長豈可遽別管城言有宋君之約致彼懸望亮曰新得轉念旋化之法願以為贈既欲踐所約不若俛葛君作中嶽之遊兄可留守華山之任則宋君得以有代亮得親炙於兄矣黃虛欣然曰周眞所處誠為兩便即上素元殿奏見大明眞君曰越願游學嵩山恐曠厥職謹薦客卿管城子才學兼優足領此任眞君不之許三請乃允命管城上殿朝儀嫺熟問答審詳周亮在旁保舉遂命代掌管城析理庶務暇則與亮論道從此道術益深移治於少華將所積筆價作五色金丹濟一方生命時有盩屋李夏陽少喜道術聞昔方回

王中倫　田宣

多術遂亦號之以直有遇欲東出關以遊知管城施教乃入山從之得受蒸丹餌水之法時太康十年冬五嶽會計君民禍福管城知華夏將亂犯此劫數諒不能挽回先令孚方回下山待世稍清復行濟渡退隱崋陰不出方回知學問不足入蘇門受周壽陵丹霞之用五十年精心內視始得仙道宋君既得葛越來代令移太室自即飄然微服獨遊至高唐鳴石山見其山石高可白餘仞扣之聲甚清越盤桓不舍有田宣者隱居巖下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拊石潛伺傍晚復來出牽其袂問之言姓王字中倫周宣王時入少室修真偶經此山愛石清

響故輒留聽宣力求養生術遂遺一石如雀卵宣方視石其人已不見宣含此石可百日不飢時值凶荒而宣獨無恙時建業西城地產青蓮兩朵聞之有司掘得瓦棺開見一僧花從舌根頂顱出詢及父老曰老僧名青蓮誦法華經萬餘卷遺言曰以瓦棺葬於此地遇啟棺日國主受亡也梁朝造昇元閣於上後改瓦棺寺庚戌夏晉帝崩壽五十五在位二十五年廟號世祖武帝

青蓮

晉惠帝
賈后
永熙
太子遹
楚王瑋
元康
秦王
江

衷即位惠爲孝立賈氏爲后充女改元永熙立遹爲太子賈后荒淫下政而爲楊駿所抑后令楚王瑋以兵入朝搆駿誅反族誅廢太后爲庶人溫縣有一狂人書曰兩火被地衣哉秋蘭楊后字秋蘭卒爲幽死辛亥改元元康徵汝南王亮爲太宰

賈謐

張華

陸機

衛瓘為太保楚王瑋誣亮瓘將謀廢立后令收斬之尋殊

瑋妄欲除之賈謐進言張華智謀即召問華計執瑋斬之

拜華為少傅字茂先燕國方城人好獎人才雅愛書籍徙居載書三

十乘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時武庫封甚密檢視寶物忽有

雉雊華曰蛇所化也衆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

崩出一石鼓搥之無聲郡守進獻帝問華華曰可取蜀中

桐材刻魚形扣之則鳴依言行之聲聞數里有人得鳥羽

長三丈以示華華慘然曰野鳥出則天下兵起於陸機座

中見魚鮓曰此龍肉也賓客未之信華曰試灌以苦酒果

五色光起衆始服嵩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每歲民遊於

上一叟誤墮穴中同輩冀其不死投食於穴叟巡穴行十
許日忽曠然見明有艸堂一區有二人對弈下有數杯食
飲叟告以飢渴碁者與之飲飲畢氣力十倍碁者曰欲留
此否叟答不願碁者教從西行數十步有大井中多怪異
愼勿懼畏可投身井中自當得出叟如言入井蛟龍見叟
輒避有物香美如青泥食之了不飲半年許乃出青城山
得歸洛下徃問張華華曰此仙館丈人所飲者玉漿食者
龍穴石髓子其得仙者乎遂却徃尋洞不知其所或問華
何所而知華曰玄中記云青城有洞分爲三道西北通崑
崙直東通林屋東北通嵩山茅君傳云青城是九仙寶室

雷煥

之天周迴二千里入山十十里得至洞天也華常見斗牛間有紫氣聞豫章雷煥妙達象緯召至問之煥曰僕察是寶劍氣獨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旬位登三公當得寶劍佩之因問應在何郡煥曰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尋之可乎即補豐城令煥至縣掘獄屋基入四丈餘得石函晶采非常中有雙劍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拭之光芒艶發其夕紫氣不復見煥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華寶愛之常置座側華以南昌白土不如華陰赤土令以一器與煥報以書曰詳視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靈物終當合耳煥得書以土拭

伏

劒倍益精明陰謂使人曰本朝將亂張公宜隱如其不免此劒當掛徐君墓樹靈異之物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煥

尹思

乾字丈少喜占星象有安定尹思從西番耆域精學分野煥

耆域

往從盡其傳思龍字小得術放遊東南言廣陵有天子氣或以此上聞武帝封皇孫通爲廣陵王以應之甲寅冬來遊

張韙

洛陽華曾聞煥言遣少子韙從學乙卯元宵思使韙視月中有異物否韙曰今年合當大水中有人披簑帶鐮思曰（根力亦好）乃帶甲持矛當大亂三十年後廢小清耳韙記其言耆域天竺人周流華戎思欲從遊海外域曰張少傅忠貞淵睿惜乎將遭滅族子姑寓此未可使之斬後西方帶來隐真

烏羽一枚留寄子處倏危急可用域南至襄陽欲附載過
江丹子見服異面陋輕而卻之舡未達南岸者師已浮渡
前行丹人方驚怪岸上有兩虎咆哮奔至域手摩其頭弭
耳而去更以為神咸上岸追問域走入大樹中借木遁至
襄陽歷新郡東渡洞庭之彬登建昌抵豫章投北遊行訪
道董奉自候官還廬山有人病癩垂死載詣叩頭乞哀奉
食坐一戶內五重布掩其目使勿搖動勅家人莫近良久
病人之巾以氷與飲家人問之病者曰一物來舐通體
赤精甚痛度其舌大許氣息如牛二十餘日皮生瘡愈身
如凝脂後值大旱百穀焦枯縣令丁士彥謂綱紀曰董君

必能致雨自齋酒脯請見奉曰雨易得耳但貧家屋漏見天雨至何堪令曰當為架好屋明日屋成當塗泥匠者欲作泥奉曰不煩運水日暮自有其夜果大雨高下皆足奉居山咒水治病不取錢物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計得七萬餘株森然成林羣獸遊戲樹下艸不生如耘治每杏熟時作一簟倉語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逕自取之將穀一器置倉即自取杏一器有納穀少而取杏多者即有虎逐之怖而走多取之杏必傾去虎乃還有偷取者至家忽死急送還叩即活自是更無敢欺所得之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穀尚有餘丁縣令親

曰大白黿

一乾妻

上養女

晉江淮間有射工蟲名短狐名溪口中有弩形含沙射人影輙患瘡疾服蘇公橘葉井水董公投病種杏殺白偏功無相若

故家有女爲精邪所魅醫不能治語奉曰君能愈之當以此女侍巾櫛奉召勅諸魅有大白黿丈六尺陸行詣病者門奉使斬之病即愈遂以女妻之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居乃買一女伴之西度人皆域謂奉仁慈深相契合邀遊諸名山至峨眉太乙留飲知其功行乙深欲聘爲山醫大監時蘇耽爲澄虛眞人在峨眉主持醫監太乙念其獨任勤勞倩域諷問奉遂慨允即授碧虛眞人與耽爲左右院長域自回天竺奉既領斯職辭歸料理家事至廬山西宅與妻女説知令其好生度活不時回視也竦身入雲姊女見奉白日飛舉仍守其宅淸齋靜處賣杏取給有

城東少年　孫殷　周處　陸雲　斷蛟伐虎即是降伏其心手段　黃耳

歎之者虎還逐如故越五年奉歸令以養女嫁城東少年永嘉中華妻至峨眉同居後先生宅址建同吳廢帝亮之子殷感歎父延宗之德令人廣種杏於溧山之絕頂名仙杏山丙辰春張華爲司空舉陽羨周處爲御史中丞覬子字子隱少孤不修細行時南山有白額虎長橋下有蛟鄉人并處目爲三害處聞之乃入山射虎投水斬蛟從陸機陸雲受學砥節礪行州府交辟爲太常陽羨離里山頂大石自立孫皓遣處封爲南嶽改名國山因刻碑頌德處見國勢日壞以不能言事爲張吳亡入晉皓殂始受晉爵後討氏羌死難爲神稱孝子周處雲問二陸子折入洛張華表機爲參軍補雲爲浚儀冷有犬曰黃耳性點慧解人語機嘗作書以竹筒繫頸令

阮瞻

阮修

馳歸復得還報（江淵南有黃耳塚）雲將宿故人家迷路忽見草木有光趨至一家一少年美風姿共談老莊辭致深遠及曉辭至友家言之云數里無人居處却復尋至乃王弼墓云云

理殊進與談者輙勝弼（字輔嗣）少察慧每言天人之際注老子指畧致理注周易有高麗語譙周見弼著述服其高逸

南充陳壽師事周聞華愛才出果山至洛官中庶子（撰三國志）

丁巳王戎爲司徒賞拔皆虛名人阮瞻（咸子）性靜寡欲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歟瞻曰將無同即辟爲掾史不信陰陽素執無鬼人不能難瞻從弟修好易老允與談言寡而旨暢亦論鬼神事以爲無有言見鬼者生

王衍　樂廣　庾愷　謝鯤　裴頠　董京　孫楚

時衣服修笑曰人死既爲鬼豈衣服亦有鬼耶瞻著無鬼
論有客與論甚苦客作色曰僕即鬼也何謂必無忽起立
披髮吐舌示現鬼形倏不見瞻大驚悟自後每向人矯正
前非咸始知恐戎從弟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喜
清談宅心事外庾愷有遠韻及讀老莊謂與人意闇同謝
鯤論通鑑而有高識好老莊而淡榮利二人雖與衍相談
悠然獨處而衍之妙善玄言傾動當世僕射裴頠乃著崇
有論以矯其敝初有董京者輦字威與隴西計吏至洛被髮
逍遙吟咏常宿白社中著作郎孫楚太僕王濟子渾數就社
與語京曰公等文勝於質惟外黃范喬惆惆率道惜將去

王濟　世子亦隨歸後世去於其寢處尋之有一石竹子詩二篇

乾道剛簡坤體欽容。芒芒太素是則是述。未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事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

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乎胡不遯世以存眞。

范喬　范喬二歲祖馨臨終以所用硯遺之。五歲祖母以告喬。

祖馨　執硯涕泣。請學九載學成。處世寬厚未嘗譏議。時人上大夫

祖母　咸敬之。至是戊午八年卒。己未太常賈謐侍中宮驕貴譖

王惠風　太子遹免爲庶人。太子妃王惠風字進賢。衍女。遹被廢。衍上表

趙王倫

齊王冏

△△永康

離婚令女別嫁惠風顧隨太子出從庚申賈后以藥酒殺適趙王倫齊王冏攸子勒兵入宮廢后奏痛華頠謐等誅夷其族倫自爲相國改元永康初華少子韙驚告父曰中台星折大人宜早去位免禍華曰天道玄遠惟修德可禳次日韙見尹思思曰數定不可逃也乃援烏羽曰臨難寄挿巾幘有驗吾將東避淮揚未數日兵入收華韙依教挿羽闔府被擒獨韙君無見者隨父至市曹見家人斬盡不能措救惟仰天痛哭衆以爲鬼號也籍其家囊無餘貲惟文史溢於箱篋所著博物志十篇華既誅干將忽失其蹤雷煥見大星墜閩越間尋至延平將樂縣界墜處成一大穴煥指

可比也五百年後當生大賢煥語子華後可葬我於此以息其占驗未幾卒華從命葬之華後爲江州從事持所遺莫邪劍行祭墓所渡延平津劍忽躍起墮水使從人沒水取之但見兩龍各長數丈張舞於淵從者懼而起少頃光芒映水波浪沸騰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語俱驗矣趙王以金屑酒殺賈后立羊氏爲后辛酉倫篡位以帝爲太上皇改元永寧殿上突來一異鳥驅之不去忽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來自龜山倫怒令拘縶明旦失兒鳥所在蓋倫目下有瘤時以爲妖齊王傳檄諸鎮討倫大破之廢爲庶人迎帝回洛陽張韙上書白父冤贈謚文獻詔韙爲中書郎

張翰

太安

顧榮

不受雅與張翰善任達不羈王以改元太安賜綸著酒自盡齊
王驕恣掾張翰主簿顧榮切諫不納好謀則智焉自用則
愚也

戊先博洽惜未能明哲保身而　先知之幾之文
學之智尚在壅通之下
濟世種杏易穀救貧立法更宜證眞人之位蘇耽攝
井董奉杏林恰是一對故授職亦同
尹思非能救張題也題自救毋觀其終身不仕視勢利
如泥塗真高上也宜為張翰之友若嵇侍中未能望其
項背

秋風起鷹
鱸去

呂□ 梓潼君詣果劍川 ○□ 拙跋氏攜歸天女 四

張翰見秋風起思吳中蓴羹鱸膾之美歎曰人生貴適志尚哉

耳須富貴何爲欲命駕南歸遲來言中原禍亂已現方象

不可沉溺其間翰邀遲謁榮榮執手曰欲採南山之蕨飲

三江之水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三人相與引去此老終當純近

賀思令

時嵇紹爲侍中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坐月下鳴絃忽有

偉人在旋稱善曰予嵇中散也鄉下乎極快古法未備因

傳以廣陵散賀留其譜紹從賀受之齊王宴會命紹鼓琴

河間王顒

紹辭河間王顒長沙王人攻同斬之成都王穎欲會顒攻

長沙王人

又帝以又爲太尉穎顒舉兵反以陸機爲前鋒帝親征機

成都穎王 孟玖 盧志 鳳花臺 東海王 張方 永興 建武 東安王繇 瑯琊王 夏侯氏 漢王劉淵 元熙 單后 世八向

一軍敗宦者孟玖譖機盧志證之遂收機及雲機臨刑曰
華生望唳可復聞乎（晚矣）陸氏祖傳一通璽鶴名鳳花臺工
於詞賤機雲愛護如珍及遭難盧志揣之忽不知其所往
為使春東海王越令張方殺乂（隊元 永興）方廢羊后太子穎表
推穎為皇太弟越諸帝征穎穎拒敵嵇紹死。節張方劫駕
入鄴挺元建武穎恨東安王繇執斬之繇乃子睿（宣帝曾孫瑯琊）
泰王覲之子迎母夏侯氏歸國生時神光照室日角左有白毫
十歲襲封王沉敏有度嵇紹曰毛骨非人臣相也穎表劉
淵領捐朔方淵歸自立國號漢建元元熙立單氏為后子
和為世子劉曜為建威將軍曜曰王繼漢興機漢後帝尚

水建識乞成之淵議尊孝愍皇帝設廟時祭遣曜攻太原
張力勿帝趣長安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以四方乖離下
令蠲除苛政民獲少安乙丑夏越嶲二郡大旱三農憂苦
先是二月三日里老張家誕生一子祥光罩戶黃雲迷野
隣威謂張叟曰君今六十而得嗣家其昌矣童稚時不好
嬉戲每慕山澤語言若有隱顯及長羣書靡不淹貫避衆
獨遊樂弃常有先見君民祈禱則唯之長嘯曰士木而能
衣衣食食享之有應謗之有禍我爲人而豈無靈乎自後
夜夢或爲龍或爲王者天符水符漕自怪不信爲佳兆至
是見農舞雩祝神無驗因思夢治水府事當驗之夜往水

隆觀
帝題

際以夢中官函牒河伯而驚魂忸怩忽爾陰雲四合風飛雷震大雨迸山萬民乃蘇二吏稽首曰請運判徙居張曰余張氏子名亞緣水府得達故字霈矣非運判也吏曰奉帝命從子張問家人如何吏曰先至治所矣遂揖上一白驘而起俛首里闕在風雨聲中頓失鄉邑到一山連劍嶺而撐參宮星也若鳳凰之帳下有古湫吏引入巨穴門有一石笛吏曰民之禱雨者祝此石即應名雷柱方褰衣入穴吏又曰君記白問迨今屢作士大夫身未嘗酷民虐吏陰德傳家暗行方便故得證此張遂大悟夙昔吏曰君在天譜得上仙之品於人世當更顯應晉有中興之兆君可

梓潼君

天聾

地啞

尋方顯化。言訖便去至穴中則有王者宮室服用玉階七曲丹桂千株見家人具在遂居其間時出救世士民於閬中梓潼縣立廟祭祀稱梓潼君焉廟在九曲之北有降筆亭中以金索懸一五色飛鸞鸞口銜筆用金花箋數百番留筆下亭門縣令封鎖甚嚴以防欺偽降筆訖內有鐘自鳴廟吏聞於縣差官啟鑰取書以觀報應其降筆多勸人以忠孝有陰隲文及訓語甚多真君道號六陽每出駕白羸隨二童曰天聾地啞真君為文章之司命貴賤所係故用聾啞於側使其知者不能言言者不能知天機弗洩也。凡禳災祛沴禱雨祈嗣有感必通世有虔奉之者常啓乱

劉洽　劉弘　陶侃　陶丹　湛氏　師圭　…也侃亦…耶

直書或現夢隱示又能鎮伏妖魔疫癘神鬼聞蠃鳴則遠遁爲其慣啖邪物也。眞君巡行因中尉劉洽見東海王曰張方遷乘輿三廢后盍檄討之王霸之舉也。越遂傳檄諸王共起義兵鎮南將軍劉弘受越節度使江夏太守陶侃會進侃（字士行鄱陽人）。徙家潯陽。父丹聘妾生侃父卒家貧母湛氏紡績以資給之使交勝友侃嘗漁於澤網得一織梭歸掛於壁有頃雷雨大作梭化龍飛去是夜夢生八翼飛上見天門九重比登八重被閽者杖擊墜地析左翼及寤左腋隱痛相者師圭謂曰君左中指有豎理當爲公更徹上貫不可言侃歸以針決其理欲使達上見血灑壁成公字

范陽王虓　十劉琨　十王浚　懷帝熾　梁后　十王導　卞壼

以紙拭血。公字愈明。范陽王虓使司馬劉琨結連并州王
浚擊穎大勝。後執送鄴丙寅春張方爲帳下將殺之顒敗
走在路爲人邀殺越迎帝還復立羊后奉傳越賂帝左右以毒置
餅中進食而崩。年四十八。在位十七年。迎熾即位是爲懷帝明年改元永
嘉羊后爲惠皇后立梁氏爲后詔瑯琊王鎮建業睿與四
王同渡童謠曰
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
是時歲鎮熒惑太白皆聚牛斗間識者謂吳越當興王者
王導爲司馬建幕府招俊傑顧榮卞壼等皆至張翰自歸
吳下日與避劇談古今興發避復娶妻治產於天平山塢

李特
李榷
廩君巴氏務相
擇氏
樊氏
相氏
鄭氏
鹽神

絶念塵世功名相與酬醉自成通家、榮來勸駕、二人曰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時天下大亂。羣胡雲擾。鮮
卑雄據遼西。元海稱尊左國。秦雍雜處氏羌。塞北橫行拓
跋。丙寅冬。李雄於成都僭號、榷乃巴西宕渠李特子、廩君
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赤黑二石穴、務相姓巴氏、出
於赤穴、擇樊相鄭四氏出黑穴、五姓爭長相與以劍刺穴
屋能着者爲廩君。獨務相氏劍懸焉。又以土爲舡浮者共
尊之。而務相舡獨浮。於是尊爲君。乘土舡下夷水至鹽陽
有鹽神者、女子也、止求爲婦、夜從君宿、且輒去爲飛蟲、諸
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去不得。乃夜以青縷遺之曰嬰

范長生
成 建興
十 羅寗
許容
和來孫

此宜與汝居否則去汝鹽神遂嬰之明旦廩君立碭石上望膺有青縷者射中之鹽神墜而死羣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復乘土舡下及夷城石岸上有平石長廣丈餘廩君休其上因立城於傍而居之種類漸繁秦爲黔中郡漢初更名巴郡㩦羌漢中特祖歸之遷於洛陽易姓李雄據蜀以范長生有名德欲迎爲君不從雄爲成都主國號成改元建興歲大荒歉巴西氐死於阻羅邑有富農羅寗閉糴義士許容竭產賑貧力不能繼終夜炷香請佑邑霆和來孫以告梓潼君君上奏天帝奉旨勑諭風師發羅之屋穀隨風旋空而雨各以色聚徧於郊衛邑民無不飽飫李雄以

汲桑　石勒　王彌　劉霊　毛方　宣　獻　聖武　詰汾　天女

容爲邑佐寄家被白經丁夘潁黨汲桑造反羯人石勒爲前驅太傅越破桑斬之勒降漢淵以爲平晉王王彌劉霊亦降漢命攻趙魏戊辰元旦日食王浚討漢遣使往招跋氏借兵昌意少子受封大鮮卑山世爲君長北俗謂上爲拓謂后爲跋故以爲氏歴三代至秦漢其裔不南丁至毛方威振北方子宣南遷大澤子獻時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子聖武南移難行欲止有獸似馬而聲角類牛導引歴年出居匈奴故地傳至詰汾孫弱諸部各散親耕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降下中有婦容色光麗謂汾曰吾天女也上帝勑降爲君室汾携歸三日女辭曰滿限不可更留

力微　沒鹿廻　夷夷　猗盧　沙漠汗　張軌　永鳳　鮮于修之

明年此時復會於前處化清風去至期詰汾還至何之天女抱遞一兒曰是君子也善撫之言畢欲行汾牽衣勸歸女旋化風不見汾抱回撫養名力微既長奇偉標羣汾卒微投沒鹿廻部西部夷夷犯境微出戰退敵沒鹿妻以愛女令鎭長川沒鹿殂諸部議尊微爲王是爲神元都於定襄而殂享國五十八年壽一百四歲其孫猗盧少子沙漠汗徙入雲中與晉分界得王浚書即興兵敗勒彌漢王復遣彌攻洛陽張耳十七世孫軌授西涼刺史聞彌入寇軌遣將入衛彌敗走王衍表封軌西平公漢王遷蒲子城稱帝改元永鳳已已正朔熒惑犯紫微漢太史令鮮于修之曰應不出二年必克洛陽

天瑞　慕容廆　慕容涉歸　張賓　一方　韓媪　卵㜸　漢主聰　光興

請徙都平陽。改元天瑞。是年遼西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有熊氏苗裔世號東胡。廆父涉歸遷邑遼東。廆繼立。晉武招安。王是復叛漢命。石勒取鉅鹿常山。得張賓爲謀主。賓常自比張子房。提劍詣軍門。數以策干勒。皆如所言。勸勒自立一方。勒曰。安可便異。還報捷。庚午夏。漢主更築平陽。不就。募能城之者。初有韓媪。偶拾巨卵。歸未幾卵裂得嬰。見呼曰㜸。育之方四歲。至是謂媪曰。憑我蹤築之城可立就。乃變爲蛇。媪自後以灰誌之。言於淵。築之果就。怪而瞯之。蛇投山穴。僅見其尾。忽湧泉成泓。名金龍池。平陽城西。是秋淵殂。謚高祖光文。和立。聽讒攻聰。兵敗被殺。聰即位。爲烈宗。改元光興。立

呼延后　蒲洪　嘉平　玉衡

呼延氏爲后時氐酋蒲洪驍勇多權畧有邑氏之後家池
蒲生五丈因爲蒲氏有雨若不止洪水必起之謡遂名洪
石勒大從江漢又值災疫漢改元嘉平成改元玉衡梓潼君道德圓通
久證眞位茲以刼運可念遂願救度衆生壬甲歲七月七
日忽有瓊輿羽軒麟車鳳駕玉童玉女神將天兵隊從旌
旂百萬侍衛森列樂音駭空天使宣上帝命為大玄年上
上德眞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上（天職朱有）
人間壽夭禍福下主十八地獄輪迴拜命訖空中大震七
聲天旋地轉眞君以劍一指日月停軸頃刻紫雲上衝有
二童子以善惡簿進閱眞君憫刼運之臨世人造惡無有

呼延晏　留晉報復
秦王
荀藩
劉珪

窮已天遣十惡大魔飛天神王兵將千萬以五道雷神主之收取惡人又命風雨水火大疫並作用充劫數真君於是微露天機使民警戒頒降救劫六章朔望虔誦遵行以消罪愆每晨持稱聖號并感應篇庶弭兵及未幾流通天下信奉之者竟獲寧泰太僕越㚖憤薨王衍奉喪還東海石勒追執殺衍剖越棺焚之漢遣呼延晏取洛陽曜彌勒皆至攻破之帝被執曜掘陵焚廟納羊后為妃漢令曜攻長安克之加封中山王晉司空荀藩奉秦王業為主吳孝王晏子藩之甥義兵響應大破曜衆劉琨稷擊漢琨兄珪字石亥性恬退胡塵混擾苦無燃地避之遊中山遇青帘賣酒家入

中山酒家　劉演　劉殷　劉后　愍帝業　建興

肆活飲味醇而色似油飲斗餘歸即沉沉醉死子演殯葬於城外踰三年忽有人來問葬處曰我中山酒家也瞿曾飲我酒一醉千日非死也今及期故來醒之演不之信發冢開棺瞿怡怡坐起演述其事躍出拜見恍然如昨酒家密謂曰晉陽將有難子避中山可免瞿即秦毋出居未幾劉曜襲破晉陽屠戮殆盡石勒攻建業會雨歷三月軍飢疫死大半張賓說勸進據襄國漢呼延后殂聰納劉殷三女四女孫遊幸無度癸酉元旦大宴羣臣使晉帝青衣行酒君臣遇害函問至長安秦王即位是為孝愍改元建興先酉姚弋仲自稱扶風郡公愍帝招附不從海內獨江東差安

姚弋仲
祖逖
陳元達
建元　麟嘉
靳準
梁緯
辛氏
蜀再報晉

英俊多歸之。睿辟掾屬百六人。范陽祖逖來投。拜豫州刺史。逖即誓衆渡江。進屯河以南。盡為晉之。甲戌。春正。有昆如日隕於地。三日相承東行。流星隕平陽北。化為肉。傍有哭聲。陳元達言女寵太盛。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胡說）劉后產下一蛇一獸。在宮傷人。捕之。蛇獸走隕肉傍不見。改元建元。聰委政事於粲。丙子。改元麟嘉。又納靳準二女。曜攻掠北地諸郡。曜見梁緯妻辛氏。欲納之。辛求勅自殺。曜攻陷長安。晉帝詣降。曜令焚櫬受璧。獻俘平陽。封曜秦王。再攻洛陽。入收晉宗室誅滅。見遹妃王惠風有貌。掠至孟津。將於河（曜所）中。娶之。惠風大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而故蜀小子。（行大過矣）

六出

田颯

韓西華

敢干我耶欲奪佩劍自刎瞿然賜部將惠風即投河其侍婢名六出漁陽人故魏晉義令田颯孫女年二十三體貌亦整善有心節至是乃攘臂曰大飢有之小亦宜然遂亦投於河適遇嵩高女真韓西華河北人慈愛於物常行陰功至於蜎翹微命皆愛護之以厚賑物乃順承天

中散東市被刑人皆知之其為何侶儕去人則不知也自傳琴於總令而仙蹤於以不泯

元皇千年道行仍以士大夫身修之則士大夫乃證道之階也何可以忽諸

士行孝謹人也方感撕翼之蓼宜其惕矣乃因相者之

言遂欲决指間豎理是誠何必哉

化龍之馬不能馳騁中原而退處江左究竟是潛龍不是飛龍

中山酒雖仙家所造一酔三年世人且不可常飲百年歲月幾何而堪以酔裏消之乎所以得飲者唯六石一人亦唯一次

劉曜矢志滅晉已洩其忿矣但喜掠女以爲樂其已沾胡習乎

六出九伐皆欲兩京而不得今曜唾手而連捷非智力之浴如實天命之有在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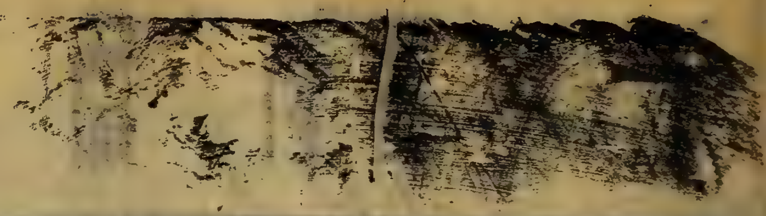
○王姓老母　○白和

○○孝道重再世成仙　○義氣深老年遇了
時有王姓老母來寓河北西華獨識其有道乃師事之母
悉授以玄秘自是有得里中皆輕藐不禮唯見重於隣人
白和字仲禮魏朝侍郎恬淡不營名利敬事西華如父師一
日西華引拜王母母坐而止之西華曰隣家郎阿和少所
長者王母語諸侍人曰是亦好善者也食以丹棗令去晉
武末年西華別和曰彼崑崙召暫相別也未幾和亦隱去
元康二年相識人見和在華陰山乘虎從西華共四五人
顏色更少寄謝親朋甚明西華後勅居嵩山洞天每出行
救世晉時世弊京邑不寧有道之士多棲寓山林以避世

薛玉華
有女眞薛鍊師名玉華因居南嶽尋眞臺外示同塵內修便○是至道西華南遊傳以眞訣於是玉華常騎白豹遊耆闍峯黃鳥白猿不離左右未幾於雲龍峯尸解梁天監五年建觀其冲舉處

蔡元暉
班師
西華聞襄陽有蔡女仙者名元暉幼而巧慧善刺繡隣里稱之忽有父老詣其門自稱班師請元暉繡雙鳳令畢功之日自當點睛既繡成五綵光煥父老乃指視妾眼俄而雙鳳騰舞班蔡各乘一鳳昇去後降襄陽南山林木土時名鳳林山於其地置鳳林關南山有鳳臺其宅置靜眞觀女仙眞像在焉勅西華候其至會之相與碁琴講道招集諸女伴乘龍鳳虎豹同遊貝丘之西玉女山有北海

蓬球
蓬球字伯堅泰始末入山採木忽覺異



香飄至遂遡風尋至兆山宮殿廓然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絶世彈碁於堂見球俱驚起曰蓬君何故得來（會中人）球曰尋香而至衆女復坐手彈如故一垂髮小女登樓撫琴樓下衆女戲曰元暉何爲獨昇樓球於樹下立久覺少飢以舌舐葉下垂露味甘而香飲之體充俄一女乘鶴而至迎謂曰玉華玉華何來此俗人王母令方平行諸仙室此刻將至球懼而出回顧不見其所在歸家是建興年號舊廬皆爲墟矣球憤往棲山下誓求重見漢湘江漁父於洞庭聞兒啼聲四顧惟三歲女子在岸側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珠瑩忽有

一　杜蘭香
二　張碩
三　萼支
四　松支

青童靈人自空來集攜女臨昇女曰我杜蘭香也有過謫人間蒙父撫養但去期有限今且去矣自後時還家勸父勿捕魚蝦贈以黃金十笏得以富足年踰百歲而終至是丙子春濟陰張傳（本包山人改名碩）年十七身弱嗽疾而羸有綠衣婢通言曰阿母停車願會頎趣迎入視年可十七八說事邈然久遠自稱南康杜氏蘭香後隨二婢大名萼支小名松支碩拜問病體如何禱祀蘭香曰消魔自可愈疾淫祀無益碩問消魔法蘭香曰清心服藥也乃贈詩以諭之碩病尋愈後數詣言本為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其年八月旦復來見其鈿

卓青牛牛之飲食皆脩又作詩相曉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其二欲留其一蘭香令食盡曰以子夙抱道器禀性仁慈故來相濟乃留玉簡王唾盂紅火浣布以爲登眞之信又一夕有侍女賫黃麟羽帔絲履玄冠鶴氅之服丹玉珮揮玄劍授曰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所有也碩領服上昇蘭香引朝崑崙金母曰汝二人世本夫妻輾轉相度仍賜配偶崗也修煉母急二人敬從其命辭歸玉女山成婚羣仙來賀蓬球聞山頂鼓樂喧闐奔上寂然驚歎而下張杜不欲會珠成親後徙居代地大行前洞以就生旺之鄉至己卯歲拓跋家變杜謂張曰剝復相承

鬱律　猗㐌　張寔　晉王建武　溫嶠　郭璞　郎以樂

可乘此運與君合錬則彼此有成
也。遂用意吞咭。未幾同昇西極。時代王猗盧卒、姪鬱律
襲仁、猗㐌子、西涼張寔子駿嗣立、有童謠曰
秦川中血没腕、惟涼州猗柱觀、
張氏世承保境輯民、果獲獨全、丁丑春、瑯琊王開帝被虜、
傳檄進討、王導請睿即晉王位、以安衆望、建元建武、劉琨
使溫嶠詣建康勸進、建業改名、宿儒郭璞字景純聞喜人、好經術而訥
於論、詞賦為當世冠、識古文奇字、尤妙於陰陽曆筭、有郭
公者、來客河東、精於卜筮、璞因師之、郭公名文字文舉河内軹人、尚
○嘉遯、常遊名山、彌自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至華陰
石室、有太和眞人抲降室、授沖學之道、郭問曰、文聞眞道

□之宗

非可易求今得之意外不以徑乎眞人正色曰何言耶道
非浪傳必有仙緣宿契者始得吾子既不昧其始而猶未
詳悉之試爲子一剖子於東漢時爲郭巨原字文舉卽居
此地之林慮家貧奉母盡孝以子分母饌乃欲埋子鋤地
得黃金上有丹書天賜郭孝子字故得禀此虛靈清爽之
氣姓字不易所處之地不遠而更毓幽寂非前世而目烏
能如是予承老君命來教并度扶風絜道士子何疑焉文
舉愧謝眞人辭去郭璞竊閱文舉道術來從受業遂啟青
囊經書九卷并囊付與璞更求導引修煉文舉曰酒色成
性不善脩身非子所能知也璞辭歸洞明天文地理卜筮

趙固　汪吉　璞之不端

圖讖及禳災轉禍通政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既精
術數懸囊於肘後欲歷遍靈山鉅川廣識奇珍異物見晉
惠政出羣下璞筮之知國難將作扶七旬老母及妻小同
行抵洛陽適太守趙固所乘良馬死璞造門請見吏不爲
通璞曰敬爲活馬而來吏入報固延問何術璞曰得健夫
東行叢藪處以長竿撲擊獲一物以歸此馬活矣固如言
遣往果得一獸似猴弼馬溫璞命效於側呼吸馬鼻頃之奮起嘶
鳴歎倏逸去固酬謝璞辭至廬江借宿汪吉家見其婢美
乃取赤豆三升咒之撒於吉宅前後吉晨起見赤衣人數
千圍其家走避不迭忽不見請璞筮其吉凶璞投卦曰君

家少婢爲災可將於東南賣之此妖可除吉從之璞密令人將銀買其婢吉見赤衣皆反縛自投於井卒謝璞不王有趙載者從璞爲門人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燈燦焚之璞遂棄載渡江宅於毘陵暨陽黃山之北進謁王道導言於晉王召見賜坐與語時政璞曰秦有望氣者言金陵工氣五百年後當出天子孫權稱號自謂當之然始皇王蓮止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曆數未及迄今五百二十六載人王德於此晉王遂謝璞見陰陽錯繆刑獄繁興上疏各曰

夫寅畏者嚮福怠傲者招愆宜蕩除瑕釁贊陽布德

以璞爲叅軍令筮國家事筮曰

西東二鹿孤兎交逐泰恭安恭江左始終

王問之璞曰事後方驗常侍干寶字令升新蔡人與璞爲友常誡之曰君食杯好溺此非適性之道璞曰所受有本常恐用之不盡是年寶母卒璞爲筮曰卿葬母當得一生物寶發父塚合葬見一女伏於棺面色猶生以溫車載回經日乃蘇寶父嘗曾仕於吳有寵婢寶母甚妬葬夫以婢爲殉越十餘年不死婢言嘗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舊自後輒語家中吉凶悉驗寶選(不必)良人嫁之亦能作家生子寶感此事作搜神記劉惔見曰可謂鬼董狐矣後著晉紀以良史稱璞入見王

天竺胡人 東晉元帝 大興 王后 夏侯減司

曰天竺胡人永嘉中南渡多幻術能斷舌吐火所在感衆
命召至索絹布斷之合視還連續取書紙及繩縷投於火
見燒爇了盡復撥灰舉出曰此向時故物幸於火中不失
璞訝其法言未幾去而北遊漢乡槃爲太子晉帝遇害明
年凶聞建康四月丙午睿即帝位得火候卜是爲元帝改元大興王妃爲
后子紹爲太子王導爲大司空司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
扣門請見自稱白虎使者皆衣白衣懷探一物納懿手中
戒曰兩世愼勿開開則裹中絕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
乃一金龍子長三四寸背有銘曰父子從我受重火魏明
帝時寶石負圖有石馬七乃攙牛像又有牛繼馬後之讖

牛小吏　呂祥　安字公文　夔牛　鄧攸　賈氏　鄧奠　節綏

按讖敢封於晉至愍帝方七代石馬數帝復問璞國運幾
也元帝實小吏牛姓者通太妃而生
何璞曰享二百年實一百有三號而倒之時洮陽王巴殂子文爲主
呂凱子祥爲李栢強請奉表至建康司空導曰劉文當襲
安樂公祥世爲永昌太守帝問安樂何義導曰永昌哀
牢國夷語以安樂爲哀牢故文皇正其音以封也上庸有
大牛傷稼衆射殺之得肉三十八擔有司奏聞郭璞曰臣
寓蜀山知有大牛重數千斤名夔牛即臣爾雅中魏是也
璞嘗著書漢嘉鳥尤山下池中洗硯魚悉墨水頭俱黑色
嘉定川有黑頭魚帝益招賢才渡江來者悉用之襄陵鄧攸字伯
道
石勒兵至與妻賈南避擔負其子與姪綏質用不

議棄子貫曰父子至親改曰吾弟早亡棄之弟絕嗣矣妻泣從之朝棄暮及攸以繩繫子於樹至江東帝以為吳郡太守

鮑靚

鮑靚字太玄司隸鳶之後父母流寓陳留五歲時忽語曰吾本曲陽李家兒九歲墜

井神

井身死井神憐吾聰慧屈好放出石甕故後投此父母至曲陽尋訪果悉如是及長好談玄理學兼内外更明天文河洛後得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嘗交接仙靈終日空室自語無有見其形者偶遊東海剡人

徐寧

徐寧字安期知靚通靈之士乃就師之中夜静室彈琴寧傾耳聽之聲發清亮音調殊絕明晨敘問靚曰王長休嵇叔夜過

訪因請操廣陵散寧曰叔夜何得復在靚曰絶選部之舉悟養生之道雖示終東市實尸解以愚塵俗也靚欲覲東南氣象寧願偕往皆挈妻孥南行見一兒繫樹哀號靚斷繩問故携至建康靚乘馬遊覽行蔣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七顏色光澤俱行數里其徐徐動足靚奔馬弗及以漸而遠因遥問曰相君行步必有道者其人停步答曰五陰長生也居此山種人蔘為供道侶餌具君有心於道故得見我靚下馬叩拜陰君曰此地十年後大流血（蘇峻之亂果是）余當授爾仙法凡得仙者尸解為妙上解用刀下解用竹木皆以神丹藥筆書太上太玄陰生符於上領史郎和斷

庾亮

黃敬

度者百日死於床上眞身方可脫云又與論晉室修短之期復示所著書九篇吟詩二首以見志謂靚方有道祿可留心訪之靚辭歸卭同徐寧往見侍中庾亮亮歡洽入奏召靚陛見帝悅其手采神異留仕於朝靚堅辭不許乃請守外郡帝令下議授爲南海太守寧爲與縣令靚以鄧莫託寧撫視自領家屬遠去旣至郡政治簡明行部入海遇風阻絶糧衆飢甚靚令取白石煮食愈以道術見稱常與部從事黃敬談論頗有穎異因諷熟誦黃庭越日卯之敬即歌曰

太闕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翕習成赤童在焉指朱庭

葉遷韶　雷神　雷大　雷一

指而搖之煉眞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審能守之可長生
靚訝之曰此道器也敬事以師禮靚謝曰此肴猶恥之後
爲赤城長生大帝引去信州有葉遷韶者壯年樵採至建
昌山中忽雷電交作避雨大樹下見一神藍臉長嘴鳥爪
肉翅被樹枝所夾奮飛不得發聲曰吾雷公也爲劈此樹
不意墮身於中子當爲我謀之遷韶不懼乃取尖石𢫫開
所震處雷神得出慚謝仍約來日至此葉明日復至樹下
雷神果來與墨篆一卷曰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
也我兄弟五人要雷聲尺喚雷大雷二雷三雷四必卽相
應唯雷五性剛若無危急不可喚之言訖飛去自是行符

致雨念咒極災其應如響。嘗於吉州寺中醉臥。太守擒齊之。欲加凌辱。遷韶於階下大呼雷五一聲。便霹靂大震。人皆顛沛。良久太守神定。下階禮接。時方大旱。日光猛熾。請葉祈雨。信宿得大靈雨。田疇遂足。復北遊滑州。方久雨。黃河泛溢。官吏勞役。忘其寢食。遷韶以鐵札長二尺。作一符立河岸上。水湧溢如堆阜形。而泝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墊溺。有疾瘵者請符。不擇筆墨。書授之。咸有殊效。多在江浙間周遊。聞南海太守有道術。乃往訪之。覩曰。君不修道行。好啗葷腥。又常濫役神鬼。叱驅雷雷。終遭造化怒責。散魄鎖魂也。遷韶懼。領其教。遂碎毀伏炁。離羣索居入麻

姑山靜養已久。忽有白衣人。至曰。君道德臻備。仙籍褒升
不當入世久。鶴將入靈山受職。
孝行而成眞者。首稱大舜。故後世成仙者。無非孝子。郭
文與眞舜之徒也。人謂仙道遠而難求。遂忽之於庭闈
間。惜哉痛哉。
季龍羯也。玄賓仙也。曷為而助夫羯。蓋天既許之有國。
玄賓亦順天而已。
伯道無兒。古今同慨。詎知珠還合浦。乃在暮年。世之歟
怨於天道者。亟讀宣史以敦友愛。

翁又指處云其次當世出一千石佩與夊人周劍勳二世為岢州刺史

曰郭志生

郭師之祖

○○虎授棊經為報慈　○○烏投獅膽因憐悌

遷韶問其名氏答曰我號通明專向塵世爲吉人救善信者拱手别去。初陶侃爲母湛卒欲營葬而無吉地家中失去一牛，僕人尋之路見一老翁指曰：汝家主尋善脉前山牛眠處下有眞穴，當位極人臣。僕牽牛記地歸告侃，即葬母於此。前臨大江，石皆壁立。彭澤都昌老翁乃朱提郡四川叙州郭志生字道明，少得導引延年。元初聞須彌女吏戚道遙來還南上以道法授之，精通地理，更喻天機。遊世已四百年，如五十許人。有短卷書二篋常負之而行。復欲東遊上成公石坦爲道泮王烈嵇康往南海會鮑靚，故來相尋，因遇志生言及侃

事迹其品行成石曰嘉往視之佩廬於墓忽有二客來弔不言姓名化雙鶴冲起州里異之謂其孝感神人异冬漢還懷愍梓宮奉迎歸葬戊寅夏五月漢螽斯則百堂災燒殺聰二十一子又鬼哭於光極殿雨血平陽廣數十里聰

漢主粲

憂恐而殂在位九年改元三粲即位靳準為大將軍五后皆少艾粲並烝之準謀誅粲自稱漢天王呼延晏報於曜發兵至

漢立曜　趙初

赤壁諸將勸曜即位改元光初詔石勒會討曜斬準張賓勸勒追跡孫堅修漢陵收粲葬之曜授勒太宰進趙王己卯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餘曜還都長安立羊妃為后子熙為太子建漢

年號謚法用光字

宗廟追尊謚為孝光皇帝崔為光烈皇后劉長子徽年十

是光前之 羲 劉徽 後趙石勒 石虎 王敦 祖約 陳訓 賀傳 張茂

歲長十尺五寸既長善射驍捷波於別部始歸封永安王
立管涔王廟建武侯祠淵宗支謂曜棄我宗統五部與志
懼懼即以冒頓配天改國號趙諸胡始安勒與曜絕稱大
趙天王改元大赦後趙是為張賓為大執法石虎爵中山公勑
用中國衣冠儼然可觀帝在江東王氏同心翼戴敦揔征
討導尋機務時語曰王與馬共天下九月有妖星現於豫
州分野遜曰為我也俄卒於雍丘詔遜弟約代領郭璞有
徒陳訓在都見妖星起謂人曰西北有兵權者當暴死三
人時代王鬱律為其弟賀傳殺死自立張寔亦被妖人所
害元讌弟茂代撫涼州壬午正月朔雪下三尺人畜凍死無

永昌

王用

算有言陳訓先識帝宣入問之訓懼王氏權貴但云陛下大振乾綱帝哂其迂敗元永昌訓退見師璞曰爾不遜言陰勝於陽有臣犯君之象使王氏知警也璞因母死居憂卜葬於暨陽（常州江陰）近河漫水百許步友人王用謂曰他日洪水漂蕩母骸爲魚矣璞曰卿何我憂不久當爲陸未幾忽推沙壅漲去墓十里皆爲桑田用始服神鑒因求其擇地葬父璞教葬於庠外東陵帝聞璞爲人擇葬常微行伺察見王氏墓謂用曰何以葬龍角法當族滅用曰業云是龍耳當致天子帝訝曰出天子耶用曰能致來問耳帝異其效召璞爲尚書郎命璞尋地璞曰江南吉地無如雞籠

山陽又曰雜鳥命營建壽陵帝問曰卿之吉穴何處璞曰得壽
以武湖中足矣時有黑龍現故名即城北後湖悛問何利而欲沉葬璞曰
臣博後世浮名耳璞言建安一山有異氣帝命鑿之劇鑿
而暮合一日忽有雙白鶴飛鳴翔去帝問璞術從來璞曰
郭公雖麓囊相授然其道行高遠未易窺也帝曰安在璞
曰前招南行避亂時臣爲妻聘未娶不得隨行公艴然聞
隱於餘杭天柱山或於桐廬大壁巖寄跡帝令用意體問
文舉初客河東辛未洛陽陷因避地終南遇同門梁諶共
購丹砂作丹爲餌諶字考成扶風道士也元康聞鄭思遠
傳陵白仲都同遊雍梁諶奉思遠於樓觀師事之受其咒

符後思遠南去傳白東還諶獨於雍涼演符施治精究陰陽永興二年老君命尹軌下降樓觀授煉丞隱形法及水石還丹術諶遂攜一二得意門人隱終南食氣吞符安閒自在適文舉來廣索砂修合丹成能飛行變化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百里聲一日謂門人曰有反召我於南峰辭別文舉頂冠整衣而出忽雲氣迷繞不見其形惟聞鼓吹音從空升去文舉南行入吳自稱郭翁始居大滌山恒著鹿裘葛巾嘗有一虎至巖前張口向翁若有所告視其喉間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虎擺尾而去明旦置一鹿以報命將去復啣一卷書至閱是圍棊局勢揣摩未幾奕理精

熟招山翁逸叟與奕竟無敵者虎常馴擾於左右出山虎必隨焉入城市俛首貼耳或以書策置背負之而行翁採木實竹葉貿鹽米以自供置筐中虎負隨之食無餘穀所用苟足即驅虎負箬葉出市易錢賑恤窮匱歸則與侶伴奕於石上桐廬有仙棊石時謝稚堅張兆期孫登諸人在石室山聞郭翁高手慕而造訪翁偶出遊餘杭謝張攜棊追至求教共奕於天桂山頂二人始受饒四子各奕二局後日復會即分先爭勝謝張或有約不來翁即策杖至石室尋鬬由是三家鼎峙輪流交奕採撫者多見之聞有旨訪求往告州守言一七旬翁居大壁山傍樹結廬苫覆其上虎狼

出沒翁獨無恙反與一虎爲伴申報司空導僑安車迎至京朝士聚觀如堵翁頹然箕踞旁若無人周顗迎問曰猛獸爲暴先生獨不畏乎翁曰人無害獸之心虎無傷人之意顗歎曰未見其才已知其德帝延坐問曰先生馴虎有術耶對曰自然耳何以術爲撫我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讐民猶虎也理民與馴虎亦何異哉帝嘉其言欲官之不願賜第於西園奉養溫嶠往則曰先生安獨無情乎答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嶠拜服郭璞進見謝不從之罪翁曰予何慾心大勝恐不令終仍語以攘災厭勝之術時周顗庾亮桓彝劉惔好談易理善究玄機皆以師禮事翁璞

與彝友善彝每造之雖在婦間便自相見值歲除璞筮知來年有大難至正月欲行攘禳謂彝曰當求他處自可但不可廁上相尋彝笑而去且日彝飲大醉請璞家遍尋不見遂至廁竊見璞裸身披髮御刀設醊璞舉首大驚撫心出見曰天命難逃也獨卿勿來豈但禍我卿亦不免彝悔曰為酒悞矣歔欷別去璞初至金陵相其地曰千年後當出真命帝主諸徒問曰得與今上相比乎璞笑曰得天下名正華夷無間是為真命璞泛太湖登洞庭長歎曰靈秀萃此鍾發三教之史皂山林之悉圖諸徒曰此或老莊之流歟璞曰古今雖殊心志則一復至錢塘曰五百年後

其間覇者倡業王者偏安徒問之璞曰覇若知命之桓文王若苟安之東晉也璞聞江右張氏世號天師箴曰彼爲天師吾曷不得爲地師乎至鄱陽訪之入龍虎山周視萬峯拱翠登臨俯首白雲低衆水合流到戶泝流七百里璞指而訝曰洵有大福德者能當之然非徒委山川當觀其人如何第四代師張盛不受魏爵携劍印經籙自漢中還鄱陽得祖天師玄壇及丹竈故址即其地爲居遇三元日自陞壇傳籙以授學道之士動千餘人闢爲科範率以爲常泰始初付法長子昭成示化不踰年復在廣西賀州爲廣王說法臨去曰

五代師 張昭成 許邁 許遜

西蜀鶴鳴東吳龍虎功行旣成再遊南土
昭成字道融每端坐一室出神數百里知璞入山即邀遊山
揭虎豹伏而讓路璞驚羨曰眞法派也告回吳郡句容許
邁字叔玄聞璞善卜求決終身璞爲卜之遇泰之初爻斷曰
君元吉自天非蚤於什途者宜學什遐之道可得親係異
人提領邁父知族伯許遜得神仙術但其蹤跡不定聞鮑
靚有道隱跡南海欲往候之以覲老無依未能遠適且同
家奉侍司空導瞿兄敦將作禍亂無計止遏欲邀璞至家
卜問恐彰其事乃請遊郊外設醼秦淮濱屏左右告之璞
筮曰淮水絕王氏滅公無慮焉所慮在僕爾導令筮江東

顔含　畿　嫂樊

有秦徵兄嫂如此者平潔秦復封之學者謂此操行

氣數。璞曰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璞稚重書人顔
含才品憐其沉困嘗欲爲筮其前程含曰。年在天。位在人。
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
無勞蓍龜。含字弘都。顔兄畿客死嫂樊夢畿曰爲庸醫所
悞命未應死。可急開棺嫂語於翁姑。舉家持疑含時尚少
力請父發棺。見餘息尚喘含獨且夕營視。足不出户者十
三年。畿氣始絶含復盡禮殯葬。嫂痛夫亡雙目失明醫言
必得蚺蛇膽可療含力求不得有童子授一囊童化青鳥
飛去含啟驗乃蛇膽也嫂目復明因避亂江東鄧攸稱疾
周顗表含代之攸妻爲納一妾訊是攸甥攸善嫁之不復

高翊　黃泓　徐光　祖納　戴洋

蓄妾鮑靚入覲聞佽還晤言莫事佽至輿縣領歸靚亦家於丹陽後趙張賓卒有弟子高翊黃泓徐光等高黃遁入燕雲勤使光署徐州以淮爲境王敦久懷異志舉兵至石頭詔加爲丞相都督中外敦還武昌以祖納爲軍諮祭酒納字士元逖之兄少孤貧自炊爨養母帝嘗命修晉史弗納鎮豫州邊地多叛聞吳典長城戴洋善風角有才識召爲中典軍洋字國流年十二病死五日而蘇云天使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旛旄引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衡廬恒山等處既而遣歸逢一老父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妙解占候無不奇驗壬午四月有大風起自東南飛沙沂

王振

洋之術學不亞於衆

㊀鳳綱 ㊁趙瞿 ㊂任子季 ㊃趙他子 ㊄務門子 ㊅林子明 ㊆陽陵子 ㊇杜子微

木洋謂約曰。今冬初。必有賊到譙城。宜備之主簿王振以洋惑衆。宜收獄治罪。約從之。禁五十日。絶其飲食不死。約知有神術。令釋之。欲斬振。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他也。振往日飢垂死。洋養活之。尚自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者。蓋甚難也。至十月後。趙圍譙。約禦之不克。退屯壽春。始信洋言。○洋曾師漁陽鳳綱。綱聞昔有韓衆王真服昌蒲根王篤服栢子仁。趙瞿服松脂。任子季服茯苓。趙他子服桂務門子服五味。林子明服木。陽陵子服遠志。杜子微服天門冬。俱造長生之域。綱獨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至九月莫。九火埋之百日。卒死者。以納口中。皆活。綱常

明帝紹

庾后

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仙去司空導有疾聞洋風角之善於壽春召至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受疾耳若能遷喬則病差矣導即移居東府果愈是秋宣郡有一物大如水牛灰色庳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爪長力大而遲鈍至城下忽不見郭璞聞而筮之曰此名驢鼠其形兩類爲子午相冲之象當主國有大喪帝爲外冠內難憂憤而崩年四十七在位十六年太子紹立是爲明帝癸未改元太寧立庾氏爲后導爲大司徒以郗鑒鎮合淝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敦留而不遣鑒舉止自若遂放



◎郗鑒 ○郗邁 ○周翼 與孫夢略問 吳猛

郗鑒字道徽金鄉人郗儉後。孤貧力耕。以儒雅稱。值歲饑鄉人邀食鑒。有兄子邁外甥周翼每携就食。嫌惡之。鑒獨往以飯置兩頰還哺二子。○後皆以才顯。時鑒面折敦聲名藉甚。太寧二年敦復起兵為亂。帝微行窺其壘。敦以疾晝寢夢紅日環其營。驚令出追不及。請溫嶠為司馬。嶠謬為勤敬。悉知其謀。以計脫歸。敦更邀郭璞。璞遂往會。時許遜吳猛二君知敦謀逆。欲規止之。兵次慈湖。二君往謁璞。因與俱見敦。敦喜而延飲。二君起如廁。敦密迎問曰。孤夢將一木破天。欲禪帝位。果乎。吳君曰。木上破天。是未字也。公其未可妄動。敦色變。復入坐問璞。璞曰。吾昨夢在石頭城外。驅犁而耕於江中。

晉伍伯　宋然左慈　宋仙伯

爲占之璞筮曰

大江扶犂耕耕亦白不成反亦無所成何不息此心

敦問吾寿幾何璞曰明公若起事禍必不久敦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令武士執斬之璞謂行刑者伍伯曰會記十三歲時於柵塘脫袍與汝言吾命應夫於汝手乎汝可用吾刀煞吾必死於雙栢下（武昌南門下有雙栢）矣許見擒璞出刑乃舉杯擲地化二白鳩飛繞梁間敦舉目觀之二君即於座中隱去璞既斬伍伯收殯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者曰吾巳爲水仙伯矣有人告敦敦不信開棺惟有短杖滕琴始悟其尸解去其子

鑑乞水琴杖葬玄武湖中、生爲地師、化泥水穴。牛眠眞穴、得者絕少、此無他、孝不及陶耳。文舉救虎、而報之以奕譜、虎亦山林之清客乎、噫、吾懼夫清客之善啖人也、

景純之地理、國流之風角、皆妙絕一時、乃地理代有傳人、而占用未有繼者、抑亦世尚風水、故郭之術行、而戴之術否乎

璞爲王敦所害、文舉之言驗矣、溺於酒色之人。謂爲池師則可。謂爲尸解。則不敢信。

鮑靚之墓、矣能作聲、悲亦神仙餘術、

成帝衍　咸和　蘇峻

○温太眞燃犀燭怪　○○佛圖澄咒水回生
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洞林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
新林十篇顗一篇註釋爾雅註三蒼萬言穆天子傳山海
經楚辭井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帝使温嶠郄鑒等分
督討敦大破之敦死其黨悉平有司發敦屍跽斬之乙酉
三年詔陶侃都督荆襄雍梁閏七月帝崩在位三年壽二十七太子
衍立是爲成帝方五歲庾太后亮妹稱制丙戌改元咸和庾亮秉
政頗失人心疑祖約蘇峻擁兵表郄鑒爲徐州刺史温嶠
鎮武昌戴洋避居武昌仍爲約邀去初梁人反梁城險固
約欲討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

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
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先驅。克之必矣、
約從之。果平。及敦反。璞曰。大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
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今辰星
小出。太白爲客。先起者兵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
檄所部。應詔伐之。約率衆而進。適敦死。遂住壽陽府內地
忽赤如丹。約怪之。璞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流血九九、
當有下犯上者。恐十二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作淮水主、
時石勒王大掠而去。郭文舉見郭璞周顗。皆喪而庾亮峻
刻。國患將復作。往見導。懇求還山、導固留之、少日遁去。重

卞眕
卞盱
桓溫
桓沖

臨安窮谷處結廬而居及峻破餘杭而臨安獨全嵩州刺閻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亮以
蘇峻在歷陽徵之峻不應命崇祖約爲盟主請共討亮洋
曰峻必敗可陽與之合以待其變約不從道兵往會峻襲
陷姑孰戊子春卞壺戰死二子眕盱赴敵死後收其父子葬冶城中
峻入臺城太后崩峻極其橫暴溫嶠詣奉陶侃爲盟主郗
鑒流涕誓衆同趨建康峻慮桓彝兵應攻廣德彝被殺子
溫沖逃免侃軍築壘白石峻逆戰墜馬斬之侃擊約約敗
問戴洋曰東還何如留壽陽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還
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餓而兵叛約率家屬奔降後
趙帝以侃爲大尉鑒爲司空嶠爲驃騎將軍庾亮求外鎮

武昌忽染病聞戴洋善占候召問之洋曰峻亂時公於白石祠求福許賽一牛今猶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乃神人也遂至祠祭祀病即愈溫嶠還藩至當利口牛渚磯聞水底有作樂聲知其下多蛟龍命燃犀照之見奇怪萬狀或乘車馬著赤幘褲衣者往來其間俄而風浪大作舟幾覆燃犀浦上有犀照亭夜夢神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犯嶠得疾至武昌卒謚忠武帝初夢遊鍾山神人迎謂曰都中將侯也峻為逆吾當相助遣部衆牽躓其馬則成擒矣明日峻果馬躓被誅未及褒贈至是帝感小疾勅侯為大相國立廟時祭司徒導奏言初山人郭文舉辭歸不許隨入

黑畧
圖澄

白土山明年峻反咸謂預知故去旋復歸隱鼇亭山昨遣使往詢山下人云文舉去歲已亡身如蟬蛻其所卧床簀下得金雄詩金雌記皆書於箬葉上使者帶回次第觀之與讖緯相似謹以呈獻帝閱曰所應將來符兆弗可秘也令立碑山下傳其書於世後有識者知其皆言南北軍國大事後趙大將郭黑畧母從征討輒預刻勝負勸疑問之黑畧曰大王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西域沙門號佛圖澄智術非常弘雅有識解明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前後所白皆其占也勒喜曰天賜也亟令召至澄天竺異僧本姓帛自幼出家長八尺風姿甚美誦經數百萬言妙解

玄微、旁通世論、永嘉四年、入中國、志弘大道、講說日正標
宗旨。使始末文言昭然可入。加獲慈洽蒼生。拯救危苦。能
佛悉自養、積日不食。善念神咒、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烟灰
塗掌、千里外事、皆佈現掌中、如對面焉、令潔齋者見、能聽
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欲立寺洛陽、值曜亂不果。潛身草
野以觀世變、常息足於澂縣（後魏改澄城）、復避亂於武鄉（漢涅縣地）
左乳旁有孔、如酒杯、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時塞以絮、夜欲
讀書、輒拔絮、光從中出、則一室洞明、遇齋日、過水邊、引腸
洗之、已復納入、（內丘有洗腸源）又常卓錫於山東盧縣玉符山靈
巖寺、時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威、沙門遇害者甚眾、澄

胡羯虐害非道欲以道化杖策到軍門知黑畧素奉佛法即投止其家畧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至是薦聞勒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止可以道術爲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限取器盛水燒香咒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耀日勒由此信伏澄因進諫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益者什八九於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王所在使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畧舍語弟子曰若王使至問吾報云不知所之使尋

至覓澄不得還報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命有司起造寺院與居之時鮮卑段末波攻勒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與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勒失色曰豈可獲是公安我耳澄曰已獲波矣城北伏兵殺出遇波執之澄勸宥波遣還本國卒獲其用勒益加尊重號大和尚凡有機事必諮而後行石虎有子名斌勒以為子愛惜之甚暴病亡已涉二日勒曰聞昔虢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

段末波

石斌

意往告必能致福澄至乃取楊柳沾水灑而咒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勒敬澄如活佛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時大旱勒請澄禱雨澄即於襄國西北山岡一石井中令人掘之得一龍如困縛者澄咒而祭之忽騰空而上大雨隨降（井在順德龍岡一名石井岡光武營軍所鑿）戊子秋勒遣虎同黑畧擊趙曜自將來迎虎懼而退勒欲往救徐光以爲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

大軍若出必獲劉曜也（蓋羯語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勒意遂決留長子弘共澄鎮國自率步騎指洛陽至延津冰

濠⋯渡同
⋯與⋯
試⋯驅
知△
和△

偶結得渡渡畢氷被勒喜爲神助名靈昌津曜愈褊急出
戰馬失墜氷被執時澄以物塗掌觀之見大衆中縛一人
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爾時正擒曜也勒回（改元大和）曜見大
罵逆奴勒怒令斬之隻劒怒吼如雷翕翕若翅化兩青龍
夾曜飛去勒大驚許趙百官立太子熈遥尊曜爲高宗孝
趙皇帝己丑春走保秦州關中皆叛胤保熈等出長城踰（伏胠）
荒野抵似漠之陂陁依巖薄洞以居忽遇帝曜驚喜相問
曜爲上皇後蕃衍爲大部落是時氏羌俱降於勒勒問澄
曰熈胤北遁能復入乎澄對曰未也六百年後當入王華
夏勒曰石氏其後若何澄曰整六百年先劉氏而君中國（敬塘智遠伏脉）

紂乎 石葱 乎安 祖道重

勒歎曰帝王非常保使我不絕幸矣庚寅改元建平立弘爲大子虎爲太尉虎怒飄石葱作叛其夏澄戒勒曰今秋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勒須告讀毋食葱八月石葱叛始悟勒以當顯明順逆命族誅祖約初有胡奴王安遜謂曰石勒是汝種類奔必榮顯乃厚資遣往勒封左衛將軍至是歎曰安可使士雅無後乎往觀行刑竊取遜庶子道重匿之季間復歸江南隱居不仕鮑靚在丹陽從學道者日衆吳猛初問靚道真一因師事求傳靚知是仙器遂語以至道猛字世雲豫章艾縣人天性仁孝七八歲時家貧榻無帷帳每夏夜裸體而臥蚊多噆膚雖遍身不驅恐其去已而噬親也及長

袁猜
吳彩鸞
丁義

娶妻生子曰鏡女曰彩鸞既而雙親繼歿猛毀服哀慟勉
力喪葬廬墓三年後出仕爲西安令未幾棄職遊學至新
安遇異人丁義得授道術神方猛精鍊成之忽天降白雲
得去後嘗受封神烈眞人猛隱而不言將遊鍾陵江波浩
淼猛不假舟檝以白羽扇劃水而渡見者駭奇子鏡樸誠
而好儒彩鸞靈慧而愛道猛與鏡娶妻以衍宗祀鍾愛彩
鸞不輕許人常與之講論道法忽一日狂風暴起猛書符
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須臾風定彩鸞問之猛曰南州有遭
此風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救故以此拯焉使人訪尋果
然永修縣令于夔死三日未殯猛素與之交往臨哭之因

蘭期

義理王

孝悌王

眞順王

上宰句星職司感應居日中爲仙王月中

三国未合死二千當爲生天訟之遂卧慶屍傍數日俱還時方盛暑屍壞爛其魂惡不欲復入猛强排之乃得重蘇慶弟寶爲著作郎曾撰搜神記以誌諸異復聞兄還魂愈信鬼神之足徵矣漢末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有王人蘭期者夙抱根器精專孝行以教化世人家族百餘口皆感動。爲有神人降其舍稱是斗中眞人孝弟王（斗中有三眞上曰義理王諱弘健中孝弟王諱弘慶下曰眞順王諱弘寧）告曰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且其三才肇分始於三氣三氣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天聖眞王治化也太清者玄道流行虛無自然玉皇所治也吾於上

爲明王斗中爲孝悌丁也

靖女諶嬰

丁蘭此當知孝爲本

清已下託化人間示陳孝弟之教後晉代當有眞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爲衆仙之長子可先授靖女諶嬰轉授於遜此法派所然不可攙越也乃付以至道秘吉蘭公問諶嬰何人真人曰南宮王女化身子將往會之爾後吳郡十五童子丹陽三歲靈孩並是予之化現也汝即漢孝子河内丁蘭上帝憐汝刻木像覲哀思孺慕世遇異人指教乃有所得今世汝又用分形曰氣之術一在信安曰丁義一在曲阜曰蘭期後將爲孝道王可愼守之蘭公恍然大悟眞人所傳孝道秘法之外别有寶經一帙金丹一合鋼符鐵券臨行更授之曰能得而施行者惟高明大使焉遂

騰空而去。蘭公謹領拜謝。於是獲斯妙訣。頓悟眞機。然辨性因。顧知前事。因與里老共出郊野。忽覩古塚三所。乃云此是吾三仙解化之墳。請報官命移塚旁之路。勿令人物踐蹋。吏詰曰。此言以何驗實。公曰。第一塚昔有異人。骸骨已復形爲地仙。長生久視。第二塚見有仙衣一對。道衣一函。一人如醉卧。發之。良久始能話談。此以太陰鍊形。綿養眞氣耳。第三塚有玉液丹。服之白日便當冲舉。於時官吏與蘭公對開三塚。其所明驗。一一並同。公乃請塚間所取仙衣掛體。取丹服之。遂卧塚。二眞人共聳身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陳。敬問何時下降。公曰。我自此每十日一至於

斯更逾數年百月一降施化孝道宜准玄科接濟樊籠符臻妙理也言訖而去公携諸法寶遠遊一路有邪魔外道來刼丹經符券公以此法治之悉折服殄滅南至鄱陽有士人王遥性至孝常吹五舌簧以悅母篤母年老虔奉北斗以祈壽公念其孝授以丹藥秘要遥拜受之即往馬跡山修煉丹成還家先以奉母然後自服皆得長生山有斗壇藥臼遺跡公復東至建業見一女娃六七歲許於街衢間遊行面有寶光頂浮青氣知有靈異借問旁人云是諶姓之嬰也公大喜招諶至僻處盡出諸物與之并道因由叮嚀而去諶受歸密藏之靜夜披視有若舊識演習未久而道理洞

諶姆

曉變化自然、既長不願出嫁、惟自守眞以待父母歿。即自獨處、人莫敢犯、潛修日久、忘其甲子。耆老累世見之、齒髮不衰、容貌常少、皆以諶姆呼之。吳大帝時、行丹陽市中、忽遇一男子、年可十四五、叩頭再拜、願爲義子。諶告曰、汝既成長、須侍養所生、何得背已親而事吾爲母、既非其類不令。大道童子跪謝而去、經旬月、姆復過市、一孩可三歲悲啼於道、莫知誰氏子、遇諶執衣不捨、告曰、我母何來、雖願哀愍。姆憐其無告、遂收歸撫育、漸向成大、侍供甘旨晨昏不虧。心與道合、行通神明。博通經教、窮物極玄、探微索奥。年將冠、風神挺邁、所居常有雲氣光景、彷彿時謠蓬萊閬

苑事、姆異曰我修奉正道久矣。雖撫育汝暫此相因。汝無
父。爺以何為氏兒曰、昔嘗天眞盟受靈章錫以名品約為
孝悌明王請以此名號可乎母曰既天眞付授吾何敢違。
惠廸吉從逆凶。
然犀燭怪極是趣事何至觸水神之怒夫亦紕繆之情
有虧孝道故神得以侮之。
佛生西國、與胡同類故先行化於石氏圖澄神呪回生、
後世釋氏想未得傳惜乎
三教以孝為本而墨子教薄於喪葬其所居處竈囪烟
熏未黑汲汲度世雖行兼愛之慈昧於慎追之大道也

。。。弟爲師吳許傳道。。。翁覓壻鮑葛聯姻復議求婚。兒跪母前說讚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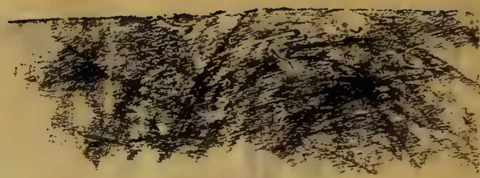
我非世間人。上界真高仙。今與母爲兒。乃是宿昔緣。因得行世道。度脫諸神仙。向前十五兒。亦是我化身。今已道氣圓。我將返我身。真凡自殊趣。何爲議婚姻。盍於黃堂壇。傳教付至人。母既施吾教。三清棲我神。

母聞讚驚畏。遂於黃堂建立壇靖。嚴奉香火。大闡孝悌之教。明王告母修真之訣曰。

每須高處玄壇。蹤絕異黨。修間丘阜。餌服陽和。靜夷玄圃。委鑒前非。無英寶帙。黃老玉書。大洞真經。谿落大元

萠母
許儀
鬼卜先生
盱母

太上隱玄之道可致。偃息於流霞之車。眷盼乎文昌之臺。得此道者。九鳳齊鳴。天籍駭虛。竦身御節。八景浮空。龍輿與虎旂。遊翔八方矣。毋宜寶之。以靈章寶訣盡授、萠母飛騰太空、諶受秘如寶、數十年而無知者。許遜之序嶽本籍汝南、遷豫章南昌。祖父琰善殺生、戒殺、常散錢穀以濟飢貧。吳赤烏戊子春、母萠氏夢金鳳啣珠、墜掌上、翫而吞之、因是有娠、懷十八月不產、其父許儀憂疑、求鬼卜先生占之、兆曰、非王非覇、殆神仙也、已未仲秋朔生遜、面方口濶、目朗聲洪、惟一姊在前、已適盱氏。父母中年得遜、愛如珍寶、任其所欲、少小疎通、與物無忤



丁夫人
許巖
許莊
許重
女闐
黃仁覽

性好遊畋嘗射中一麑麑母惶顧為其䑛創良久見子斃
亦躑躅而死遜持歸剖腹視之腸寸寸斷因感悟深悔折
棄弓矢尅意為學博通經史尤嗜神仙弱冠便欲入山修
道為父母在堂不敢遠遊聞艾人吳猛得新安丁義神方
乃往師之猛悉授其秘遜辭歸日以修煉為事變產作丹
丹成奉餌父母駐顏不老父母欲繼後代為娶媳王氏五
年生子曰巖曰莊曰重生女曰闐許配黃仁覽遜四旬猶
未上達常自歎泣謂不能光顯雙親也偶買一鐵䕡因夜
燃燈見漆剝處有光視之金也曰義不可苟得明日訪售
主還之晉平吳舉遜孝廉辟旌陽令蜀縣受職之任政治和

有祝由科傳世

劍仙五女

平。吏民恍服值歲飢民無以輸暗以餘丹點瓦礫成金瘗縣治圃中籍民之未納者使服力於圃鋤地得金用以輸納。逋賦既足遂悉安堵次歲大疫死者什七八以神方救活之他郡病者相繼而至標竹於郭外置符水於其下使就飲之皆愈。時豫章亦病疫聞遜有奇術皆詣蜀求治遜念故鄉路遠乃以濯錦江引水咒之令持歸傾信江上流所活萬計。又拔雪嶺栢一株令栽於上蔡西南摘葉食之亦能愈病。水曰錦水亦名蜀江源出康樂直灣望蔡栢曰仙栢自遜知晉將亂棄官東歸憩。一栢林有五女童各持寶劍來獻偕至遜家惟日擊劍自娛遜知是劍仙傾心學之既而辭去卒獲神劍之

用偶至建城觀錦江仙栢還至宜豐因濯衣於湖其水甞
自清澈不受汚濁人取飲之生子女皆俊秀遜之三子皆
長令其孝奉祖父母及母遂放意遠遊時元帝渡江剏國
乃與師吳君遊丹陽黃堂聞諶姆多道術往叩玄妙纔通
姓名姆郎出接見謂曰吾子名在圖籍應爲神仙昔孝悌
王下降曲阜蘭公家云今代有許某當傳斯道留下金丹
寶經銅符鐵劵蘭公復授吾掌之教以授子已待子積有
年矣許君讓師吳君先傳諶母不許曰世雲雖爲遜師玉
帝玄譜中猛爲御史而遜爲高明大使總領仙籍五品已
遷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分野遜爲玄枵之野於辰爲

劉仙姑

子猛統星紀之邦於辰為丑許位當在吳之上從仙階之等級許子宜先受轉授吳子毋更推阻焉吳君遂告退聞鮑靚深心冥志洞於幽玄致仕在家將往謁之姆曰左近有劉仙姑名懿年數百歲貌若童子不日偕我上昇世雲暫往與會少有所得也吳君遂往從之姆乃擇日登壇出孝悌明王之教真仙飛舉之宗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仍以蘭公所授諸法物一遵元戒悉以傳付并出丹一粒與吞許君受而禮謝將辭歸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即覺而止之曰子勿來吾將還帝鄉矣乃取香茅一根望南擲之隨風飛去因謂曰子歸於居南數十里見茅落處

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許君領命拜辭尋見吳君以所受諸秘盡轉授之此豫章法派也因問劉仙姑所在吳君云是南宮玉女與諶姆作伴來世教我輩脩自修之道今已飛昇矣其所坐寶木華車隨風飄舉三日而下後人祀其遺車建觀名華車觀又號棲雲觀碑碣猶存留車尚在二君嗟歎良久復同拜諶姆奉侍諸徒曰自君纔别白日即有雲龍之駕千乘萬騎下迎遂乘駕望南飛去聖母昇天事迹載在丹陽郡志其黄堂壇靖在洪州高安縣東四十里後人立祠號鍾陵祠諶姆孝道之法與靈寶小異豫章人世世行之。二君望空禮拜退而同謁鮑靚靚揖上座語以道妙曰子亦曾受諶母要訣君爲律仙之長非吾儕比有何承下問乎二君謙謝而别偶憩眞請

見鄉氏盛烹宰以祀神且相戒曰祭不腆則神怒降禍許君曰怪祟敢爾乃召風雷伐之板其林木明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除無用祭也又見此處人苦遠汲乃以杖刺社前涸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二君還訪飛茆處見茆立於道旁遂建祠宇於此每歲八月三日必至朝拜許君年已八旬容顏若壯回至南昌猶幸雙親康健舉家無恙遂於冷水觀爲人驅邪治病常挂銅劍於壽松上其枝盤屈奇古後名挂劍松豫章少年好道者知許君廣有法術皆來師事尊之曰眞君常欲從之雲遊眞君知未盡誠密以炭化美婦夜散於羣弟子處試之明旦召視不涅者僅六七

蜀旌　茅老

人餘皆自慚而退。後即其地立妙明觀南康建昌有炭婦鎭眞君朝出暮還翺
翔自得偶江行見覆舟垂命者即復波携救數十人得活
内有粤商彭抗感活命恩遂以女妻眞君次子莊復散家
財師事眞君端愼之至密修仙業得付秘要識悉眞君念
旌陽故民西渡小蜀江江于主人朱老迎接甚勤眞君感
其誠意戲畫一松於其壁自此肆中獲利更倍家業以饒
後江漲潰堺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眞君既至邑市父老
猶識皆來圍擁話舊眞君入山採百藥煉治百病輙愈皆
呼爲許旌陽云眞君遨吳君冀說止敦亂見其壽命將盡
就座中隱身將會鮑公徐寧還吏部郊還謁師尊座中一

葛洪 葛嵩 鮑韜 鮑晦 潛光 顧秘

少年丰神飄逸。叩於靚。靚曰。吾快婿葛稚川也。稚川名洪。孝先之孫。存之次子。兄嵩早亡。父母去世。稚川生性恬淡。雖藜藿不充。而樂道無愁。苦貧不能置書。每伐薪擔至城市易紙筆。借人異書。且抄且讀。不畏寒暑。遂成大儒。或勸之出仕。洪曰。讀書爲明理耳。豈爲功名哉。故惟杜門却掃。偶在青黛白石間。箕踞靜玩。值鮑公散步。見洪秀異。遂妻之以女。公有子曰韜曰晦。女曰潛光。亦好玄理。公最鍾愛。招此佳婿。朝夕講究丹旨。徐寧言於司徒導。召洪補州主簿不就。是秋新都山賊亂。嶽巖等處。勅顧秘往討。秘見洪器宇軒露。試問方畧。洞鑒賊情。欲留以惟惺。鮑公勸勉洪不能

辭、先發檄各郡縣調兵進勦、賊人膽破、洪即請秘招安、其地盡平、遂名新安、秘表奏、嘉洪之功、賜爵關內侯、洪謹辭、乞為句漏令、攜妻子走在吳許、二君知金陵禍亂未已、請見鮑公、曰吾師居此危邦、子覩曰、昔師陰君所云、今及期矣、行將避去、吳君曰、可同隱廬山、覩曰、胥在交趾、欲與之為伴、明日遂卒、殯於石子岡、蘇峻亂、賊啟其墓、棺中惟大刀一柄、訇然發声如雷、賊衆駭去、吳許欲還豫章、許君問廬山仙跡、吳君曰、昔遊二石梁、長數丈、廣不盈尺、下視杳然無底、遂躡梁而度、有金闕玉房、一老人坐琪樹下、拜問之、云是河上袁翁、來招匡子與語、以有綠杯盛甘露授我、



舟師



許君曰嘗讀漢書文景屈禮河上殆此老也吳君訝曰河上公能講老子或即是耶盍再謁之遂南出晉關抵盧江口欲買舟入山因召舟師語之答曰雖有舡隻但乏刺舟人二君曰上以舡載我我當自行仍誡之曰如入舡但瞑目安坐切勿覘視於是默召二龍挾舟以行離水凌虛仁君端坐談論俄抵廬山紫霄峰金闕洞前龍行擲發林木戛刺響動舟師偷目潛窺二龍知有俗人委舟峰頂而去舡底遺跡尚存舟人見此靈異拜求濟度（舟師何幸）許君曰囑汝勿窺汝故違戒今乃爾因教以服餌靈草遂隱於此後得辟穀不死二君周行山頂尋老人不得仍歸舊隱修煉郭文舉於戊子歲乃

徐凱 暨女 徐巒 杜女

觧龔亭山有老子經二卷以縕褁懸於屋梁未嘗見其必讀山下有徐凱曾師事受籙籙上將軍吏兵並現形任拔社竈神戒凱曰不可有房室不復爲君使矣凱後妻暨氏女諸神即隱不現惟餘籙吏二人語凱曰汝違師約天曹已攝吏兵留我等爲守太上籙不可從凌者也凱悔無及有從弟巒别居海鹽酷好法術凱以符籙盡與之巒并取所懸之經研究既久遂能收束魍魎更得深解化賊之理錢塘杜氏女爲邪所魅巒偶過爲符召之見丈夫着白袷衣入門巒一叱即成白龜殺之怪遂絶其家厚謝巒不受歸家一日與羣從兄弟數人登石碕山所舂柴日暮巒不

迨明旦尋覓見鸞在山塢挾鐮倚石不動抱之唯有空殼咸大驚異即以殼葬於山中巒既脫去凡軀追宗究本知凡所得符籙是郭翁傳來其中隱奧未能悉會必待覲西質問可究精微聞在吳越散遊遂於東南訪問韻人奕客

潘茂名

偶逢道流潘茂名（桂林高興人世居浮山下此山昔時洪水獨高若浮土地賴以不溺吳名其地）高少耽遊嬉不治家業常以瀕居越海爲嫌欲瞻中國之盛永嘉中東裝起行路由東北直上經新都石室見二道士對奕顧謂茂名曰子亦識此否答曰入由蛇竇出似鴈行道士笑可其說因語之曰子項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月若能修煉可以輕舉茂名即下拜道士遂授以服食

之法使之習靜居山二十年猶未示其丹旨并不告以姓氏及郭翁入山壽盈百言南北五有不足華夷未能一統茂名復興雲遊之志欲覽形勝訪高明乃拜辭道士郭翁負笈入吳道遇徐巒言訪郭翁茂名指在石室巒謝去茂名至建康聞茅山張道士善談空無廣懷道法乃造謁問其本末道士不諱去是定襄張玄賓少讀儒書兵法曾學茂才始師西河薊公得服朮法行洞房白元之術後遇樊子明於少室授遁變隱景之道曾受石世龍聘翼成王業雖應天數終為亂世乃借尸解遁迴昔寓天柱山領上帝敕命來華陽大內為理禁伯主諸水雨官茂名更問虛無

之說賓曰樊師嘗言宋君倫斯得無無之旨甚深託臧宮君遨遊人間矣我往尋年餘遇一道者於海濱蓬萊閣云

宋晨生

姓宋名晨生與論竟日粗得其意晨生寄語云百年後當同少室我因往告樊師適桐櫃諸仙來嵩山作會知予已得所傳反覆盤問遂款曲剖說皆不能折茂名愈欲懇教賓曰夫無者大有之宅小有之所以生焉積小有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焉無無亦有焉所以我目多不見物物亦不見無寄有以成無寄無以得無於是無則無宅也太空亦宅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茂名謝教辭歸賓謂曰予鄉水潦無患遭旱奈何我職司雨水

舜泉

慕容皝

更爲子導之晉知桂林一處羣峰環翠盛夏如秋故漢名其地高凉傍一山泉出巖下此龍湫也旱時可禱於窟中立應此湫與蒼梧龍山相通故耳龍山上有風而二窖深不可測茂名回鄉愛東山峰巒起伏隱以煉丹自養後屢大旱教土人往禱果驗民感之因名東山曰潘山有司奏聞累徵不起賜改高興地曰茂名以彰功德咸和八年正月朔晝殞四星如斗帝驚𩰪纂㬥陳訓知星召問之訓曰此主燕趙蜀楚四處君宰在一年中悉見夏五月慕容廆卒子皝爲遼東公六月天雨大雹河西介山洿下深丈餘人畜打死萬計石勒驚問侍中徐光曰去年陛下禁寒食介推帝鄉之臣

也歷代所尊或未宜耆勸遂令并州寒食如初又聞房淵
水變赤色勸遂得疾而殂禍福將至鬼神前知
學問之道進而不已弟固可勝於師卒未有如吳君之
轉師其弟者俗見之圄人如此
英雄回首即神仙斷無治世才而能出世者抱樸從戎
亦子州支父遺躅
吳許使龍駕舟而不遂乘之想龍背原不大穩耳否則
疑仙家之作事洸搭矣
無中生有自有還無即陰陽闔闢之機也故執有不是
執無亦不是當自着眼莫作依樣葫蘆

後趙 石弘 延熙 海山使者 成 李班 李期

○○和尚前知不虎心　○○○壺公歷試長房意
去年四月一日天靜無風相國寺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
曰鈴音云不出今年國有大喪先等將勒柩行葬東陽山
谷是夜忽不知其所在衆以爲仲乃脩儀文虛葬高平陵亦異
弘即位明年改元延熙虎自爲丞相晋陷侃家僮百餘惟一奴不
喜言語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瓶隨胡僧驚禮之曰海
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甲午六月侃殂帝命王
禮葬賜謚桓是夏成李雄殂帝以訓所言屈指皆驗召爲
司天奏言趙代蜀復有易位之變遣諜者往探成立李雄
兄子班雄庶子期殺班自立代王賀傳已死紀那爲王初

紇那 翳槐 石東 石虎 建武

鬱律長子翳槐同庶子什翼犍出奔別部至是復取大位時石虎廢主弘自稱居攝大趙天王陰使人殺弘一家弘三子束逃入躡頭投姚弋仲處乙未虎改元建武季秋遷都於鄴運東鄴城二金人鎮之初建平二年九月勒如鄴建新宮澄歎而歌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勒不悅問何意澄曰天數已定不可挽回勒問其期澄曰准在四年今月勒堅其惑衆稍疎之及虎篡位遷都悉如其言虎傾心奉華尤謹重於勒乃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日和尚升殿常持以下悉助舉昇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三者唱大和尚衆座皆

李農 法常 法佐

起以彰其尊又勅司空李農旦夕親問諸王公五月一朝
表朕敬焉郎民樂事佛法者聽之於是百姓爭造寺廟削
髮出家澄錄誠一者爲徒時有弟子法常北至襄國法佐
從襄國還相遇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
法佐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
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愼乎獨而不忘佐愕
然愧懺自此國人每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
所在無敢向其方而涕唾便利黑畧征長安北山羌墮伏
共中不能出時澄在堂上坐法常在側澄忽慘然曰郭公
陷敵令衆生咒願澄又自咒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

張駿 咸康 杜后 曹夫人 桓景

餘向則困復更咒願有頃曰脫矣月餘黑畧還詣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獲免推驗時日正澄咒願時也黃河中舊不生黿忽有得而獻者澄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吼子)後果應之晉諜者悉以三國事回報陳訓曰趙成強暴亡可翹足而待恐代之爲[illegible]中原正未已耳時西凉張茂卒(諡明)世子駿嗣立(寔子)遣使假道達晉庾亮爲大將軍鎮武昌乙未改元咸康帝年十五納丹陽杜氏爲后(預曾孫女)后美而無齒入宮一夕齒生司徒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拜導及其妻曹氏時丹陽尹桓景巇巧善諛導親愛之因進曰景少患病得汝南費長房(長音常字文偉)

方號子治之而愈其人多道術鞭笞百鬼驅使社公景常從
學一日謂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災可令家人作絳囊盛
茱萸各繫臂上登高山飲菊花酒其禍可消遂如言出遊
日夕還家見牛羊雞犬皆暴死自是家皆斂服九日登高始此長
房曾爲市掾見一長髯短身老翁自稱壺公賣藥於市口
不二價治病悉愈得錢便施與市中貧乏者餘則以付酒
家沽酒自酌常懸一空壺於酒肆屋角日暮輒跳入壺中
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窺見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供
奉酒脯公受而不辭積久長房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謂
曰日晚無人時可來會我如期而往再拜問道公曰明日

施之常　謝元　施存

可更來當與子語旦日果往公曰見我跳入時卿便效我
自當得入長房依言隨公一跳不覺俱入壺中矣但見樓
觀重門玉堂廠麗旨酒嘉肴盈衍其中侍者數十人公與
長房對坐共飲飲畢而出公囑不可與人言後日至長房
樓上曰我於姬周時爲魯人施之常孔子弟子秦時復轉
生於楚之九江姓謝名元好道術聞南城中華山有浮丘
眞人是上古眞仙往師受其秘遂悟前因自號施存漢初
遊華山造謁殿庭西嶽眞君命我處位天曹檢錄羣仙罪
過掌刼運兵革我謂神仙閑曠豈知原有司牧因（趣其）不柰其
煩絫日散誕眞君常例五年一糾察僚屬功過以公事見

責幸我師浮丘說情得免罪愆下謫人間師授一壺其中別有天地教我在世救度行滿終歸仙境下山自號婉盆子或稱為胡浮先生復師黃盧子賜號沖和遊行幾百年苦無有緣者卿必可教故能見我長房頓首曰俗人無知幸謬見憫猶剖棺布氣生枯起朽公曰今事畢當去子能隨往乎長房念家人為憂公曰如此樓下有少酒與子為別長房使二人往取不能勝復益數人扛之亦不能舉公聞而笑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衆視器中如有升許飲之竟日不盡長房起問曰欲使眷屬不知得相從可乎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與長房身齊者授之曰卿歸家使可稱

疾以此杖置卧所便來長房領教回。且先以竹杖懸舍後，自將託病不意家人往後見之認是長房縊死奔告其母大小驚號長房在傍熟視而人莫之見即詣公所公授壺前行長房隨入深山踐荆棘中公留使獨處羣虎咆哮欲噬長房全不恐懼。明日公納於石室中上以朽索懸一巨石方廣數丈令長房卧於其下有衆蛇嚙索幾斷欲墜長房不稍移。壺公還至撫曰子可教也復使啗屎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公歎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食此則三蟲既殺形骨頓易便可飛昇蓬島（可惜）即拋糞於掌中擷之成一紅熟大桃長房搶前求食忽有一鵲飛下啄之

而去長房愧泣公慰之曰子篤信未子極故不即得飛仙今賜子爲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若更修省何患不遊斯域也我有召軍符役召鬼神玉府符施治疾病縮地符能拘地脉千里宛在目前放之復舒如舊諸符凡二十餘卷爲傳子封符一卷彙諸精要帶此可主諸神鬼後欲會我或在臨用巖頭也復授以竹杖曰跨此可頃刻到家即以杖投葛陂（葛芷叢中）長房拜辭乘杖倏焉至家自謂去經旬日而已十餘年家人謂爲鬼物惶懼莫前長房具述前事猶不之信乃（發塚剖棺）唯一竹杖在焉衆始信之長房即將二竹杖令棄葛陂中（汝寧城西南）行及數步耳畔聞風雨聲

大鼈 葛陂君

顧視二杖札二青龍交纏盤旋騰空飛去長房乃行符治鬼療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坐語忽呵責嗔怒或於僻處亦然人問之曰吾責鬼耳嘗欲食客而使人至宛縣市鮓酒叟還乃飲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外者數處汝南有鬼怪歲數來郡中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乃去適長房詣府廳正值鬼來府君馳入獨長房在鬼不敢前長房大呼捉來鬼下車伏庭前叩頭乞哀長房喝令復眞形即化爲大鼈身如車輪頭長丈餘長房以一札符付之令復人形馳送葛陂君鬼流涕持札去衆追視之見符札立陂邊怪以頭繞樹而死自此傳播從學者甚衆桓景因

陶回

何充

趙誘

薦於王導長房曰尊恙不必自服藥餌須以一物與夫人作羹食之乃出一鵝鵪烏與導別去導未敢試用景曰我師必有別旨諒不謬也導命庖人調羹以進夫人服之導病果愈體漸肥健蓋曹夫人性妬導別營妮妾兒女成行夫人悉逐眾妾兒女及食鶬鶊妬疾已除悉召還諸逐者是夏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議遜位以厭天譴庾樂伯咰回曰明公日與恒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畧疎景以妹夫何充代爲丹陽尹蘇峻亂時焚康僧會所建之塔充復修造乎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蔑三寶領衆入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虗誕不經耳言竟塔即出五色

沈揚安

光照權堂刹誘肅然毛豎由此敬信於寺東更立一小龕以報曰孽桓景去任欲追隨師遊長房已離建康齊東海大旱三年祈禱不應長房往謂請雨者曰龍神有罪吾繫之葛陂當赦出明日便令降雨也衆謂其語涉荒唐唯上者沈揚安有心察其狀異乃留至家欵以酒食明日雷電大雨衆始信其神長房於此驅邪治病甚多逾年餘欲去以封符授揚安曰可行此術於世我將南入臨川也并告此符從來揚安施治亦驗此符流後名壺公符長房臨去戲以一鼓投溪中化爲巳形人見之疑其與鬼爲讐今失此符爲衆鬼所殺各斂錢殮之入溪撈取屍忽發聲咚咚趣甚



視之是一大鼓衆愈驚異長房不半日至臨川南豐一山訪土人有壺公否答曰頂巖曾有懸壺先生委蛻長房扳籐上巖中惟一榻堅如沉香視其履痕向東南即尋踪至蕭中途詢二樵者云曾入鍾石山見一翁有異問居此幾時曰五百餘歲問屋宇何在以手指石遂開爲門化鶴而（又爲）去想與壺隱無干（誰）仙遊鍾石山一樵曰去春於晉安南山絕頂遇一老翁見宮殿巍峩似非人世問何所翁曰壺中日月也長房拍手曰此是矣二樵指明路徑長房往覲形勢方銳如圭凡入面從西南上及山腰壺公迎至曰故友至山長房拜問起居公叙久濶携手曰此盤陀石法流泉



濯纓沼碧溪灣虎丘巖爲五景山陽一巖曰霆雲有排花
洞蘸月池泉石最奇我弗他適也引長房居瓊宮琳殿朝
遊名勝之地暮歸宏敞之宮與化有壺公山絕頂有泉出
石穴中其脉通海視潮盈縮每禱雨見雙
盤出立應一日同入建安一山俯瞰大溪見石壁峭立
公乘手以指刻壺天寒水玉屏六字每字徑三尺許體勢
遒勁笑曰聊記遊與長房居數月拜求度世公曰子之祿
道當先見千人後乘黃鶴只在武昌尋自有子師也又留
旬日別至武昌日訪毛人見一人如覓物狀長房邀問曰
宣城秦精也前入山遇一毛人長丈餘足寬二尺許我心
甚怖因告其母病思茗來尋即招至山曲示叢茗處採之

高句麗王
任調
叟目卜者
龔壯
褐袍隱翁

原送出山臨別復採懷遺一鮮紅巨橘我不敢接負茗歸蕨以奉母頓起比隣病者以餘茗煎之略嗅遂愈欲尋故茗處累朝不得長房得信且趙境尖蜂就居武昌等候時石虎晝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訪佛圖澄澄曰鮮卑其有中原乎虎遣使說高句麗王進兵東隨復結蜀以制晉得壽意謀燕成李期信任群小忌從叔壽威名永昌劉女壻使屯涪城壽與長史任調謀調曰近市有叟目卜者高齒如見人爭問之壽召入默禱卜者筮得乾卦賀曰主有數年天子矣但身後不延壽留卜者於府聞巴西處士龔壯善謀能斷數聘不應壯師事金城山褐袍隱翁復來聘壯

漢 李壽 漢興 代 什翼犍 劉琨 蔡謨 [illegible]

隱翁勸之行至涪尊爲上客問自安策壯曰發兵必克成都事定稱藩於晉壽襲破成都期自殺壽稱帝改國號漢建元漢興逆壯爲太師固請還山卜者亦逸去壽與晉和好咸康四年帝以導爲太師顏宮徵爲光祿勳含雅識乾象者迴歎曰諸胡若電光耳代猶火之始然也十年辛致仕二代王翳槐殂什翼犍立犍勇畧東自濊貊西及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沙陀劉曜殂與立通好於代犍未娶求婚於燕覬妻以妹己亥燕受命於晉秋七月丞相導薨年六十四詔葬以王禮謚文獻孰薦可充八月太尉郗鑒薨表蔡謨以郗鑒雅好仙學與方外譚易晚年有得子楷棲心玄寂鑒知非撥

石龜 庾翼 麻狄

亂才更命字方回教其如泥九封戶勿與外事悄隱會稽終老鑒遺表言毛寶宜委重任九月石虎攻沔南邾城毛寶城陷拔甲投水如墜石上載送東岸偷親合微時所放之龜（切於武昌市買一白龜長四五寸置養瓮中漸大放之江中）至中流猶數向顧帝召寶為驍騎將軍庚子春庾亮病篤付弟翼代領翼薦桓溫於朝詔為徐州刺史石虎遺漢書約攻晉龔壯疏諫壽悟虎命麻狄為鎮南將軍築城西陵與鄴城連狄太原胡人初名胡秋為勤閱國蓋性嫉險鴆毒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遂絕藐姑在蓮花峯常責麻姑惟務嬉戲教其勤行以益身心姑遵命杜諸閑務自尋立功之道聞麻狄兇狠好殺害

其姓麻欲化之向道乃授其家爲女年十二三儀容莊靜。絕似大人氣象怡色以承、柔聲以諫、

五眼六通佛氏之餘技。圖澄舉動幾於慧眼者乎、

壺中日月長房既得歷之。道緣已至。故其心堅而無畏。長房識王導疾輒進奇義、蓋已通乎仙矣、豈鶬鶊之眞能療妒乎、意亦壺公符之靈驗也、

幾年僧國亦自有數、故得仙眞指點若李壽者是也、

能使惡人改行。世受其福。爲功甚鉅、麻姑所以委曲於胡狄也、觀其悔過遷善、則知世無不可化之人、而因之本善益見、

小麻姑

秦人

○○○小麻姑釀酒化頑　：○槃陽子投符度厄

狄愛之、皆稱爲小麻姑。姑屢諫曰殺人還自殺、好生還自生。願勿妄殺。狄怒不聽、晝夜趲工築城、惟雞鳴令少息。姑恤之、假作雞鳴、羣雞皆應。狄覺欲撻之、姑逃入豫章南城羅山中、上有瀑布、龍巖碧蓮池、姑獨居丹霞洞中、餌芝飲澗。常有秦時避難人、黎面飛行、夜聞嶺頭猿啼悲切、姑全不懼。又聞鳥聲如簫、鳴從福山來、知有異人、往就之、遇文殊太師、受智利之妙。後王方平遊乎都回、路經於此、囑姑言浩劫高眞應世、而來人間、盡忘却耶。自此指破前因、姑即結壇煉修、年餘道成、取神功泉水釀酒、攜歸探父。狄思

亦有根器

劉氏

叉之而魚

于慕容恪

女雙聲大悔前非忽聞女還大喜飲其酒兩日復明姑辭去小許奔至城北石橋跨大鵬翳日飛空遂名昇仙橋建飛仙亭於側麻城諸靈勝君姑拜復藐姑來遊牟乎太昆侖愛其山景後名姑餘山石落村劉氏於海濱得一百丈大魚叩之而取其骨搆室曰魚堂前有大槐劉家忽夢一女稱麻姑乞槐建廟風雨大作失槐所在報槐卧於昆侖山上即募為姑立廟麻秋南守石虎擊燕慕容恪子鎤次敗之報捷於晉詔鎤為大單于燕王明年見黑白龍各一鎤以太牢祀山下山龍翔舞而去鎤遷都龍城新宮曰和龍建佛寺於山上名龍翔時高翊貞泓在燕翊為左司馬泓為太史泓謂

宇文部
廿天余國
十庾氷
○康帝岳
△褚后
十褚裒
建元
追廟後閣
誠誓調

燕氣正盛當得土地魏伐宇文部翊曰伐之必克然不刊
於將翊中矢卒宇文降復襲天余國拓地千里晉遣使賀
咸康八年成帝崩庾冰立瑯琊王岳帝爲康帝成帝同母弟褚裒女爲
后號癸卯改建元翼冰幼嘗令郭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
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速改元或謂冰曰子忘郭生
言乎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服晉安江漁父得
金鎖引鎖盡見一金牛力挽之脫去詔立金牸廟福州西金鎖江
甲辰翼表桓宣伐趙桓溫出淮泗趙人危擾虎嗔目曰奉
佛而致寇佛無神矣圖澄明旦入責曰王過世經爲大商
主至罽賓寺嘗洪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身亦預斯會今

穆帝聃　永和　會稽王昱　張重華　謝艾　李勢

王爲王豈非禍耶。疆埸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
興毒念乎虎信悟號謝遣將拒戰宣兵敗而卒九月康帝
崩、年二十二在位二年立皇子聃孝宗穆帝年二歲褚太后稱制是冬庚永
卒乙巳改元永和即長順意褚裒輔政薦會稽王昱自代元帝明子十月賁
卒遺表舉桓温昱以爲安西將軍、丙午、張駿卒世子重華
假涼王、王爲武諡父文王厚葬之、後大盜胡安、發駿墓、得赤玉簫紫玉笛石虎
調麻狄乘喪擊涼梓潼君於建興未化作儒上稱謝艾爲
張軌主簿至是趙寇艾以千人擊之、狄單騎宵遁、桓温欲
乘間定蜀漢主壽已殂子勢立驕淫失政、丁未、温由三峽
進兵一卒獲猿子戲擊於舸、老猿緣嶺哀啼斷崖處潟身

袁喬
怒得衷報
譙獻之
殷浩
王羲之
譬霄霞
張文君

落艦而死卒復剖其腹腸皆寸斷温怒斬其卒至覆閱貝
石陣驚疑欲異道而進江夏相袁喬曰懸軍深入當合力
一戰温從之直指成都勢降六主共四十六年温引譙獻之爲叅
佐訪龔壯不得戊申加温臨賀郡公朝廷憚之昰表殷浩
爲中軍欲頼以抗温浩辟王羲之字逸少導從子愛會稽佳
山水於蘭亭修禊賦詩每詠老子之戒定止足之分當世
以善書名山陰道士管霄霞善養鵝見而悦之霞曰能爲
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代寫畢籠鵝而歸守永
嘉時造丹霞山訪張文君張曰内外協和家國可安遂遁
入竹叢復至粵西遇道陵降授丹訣即作鼎修鍊九轉丹

慕容翰
慕容儁
谷生
[illegible]之罪人
姜伯眞
嵩山道士
朱庫

戍是秋重九道陵引登白雲山飛昇、乎樂界丹竈藥臼猶在、羲之既
辭浩勸結燕凉以圖强趙時慕容皝忌惕庶兄翰出田隱不君
之報崖死子儁立趙惡凉從晉攻之累爲謝艾所敗、沙門谷生
言於虎曰、胡運將衰、當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發近郡男
女重築華林園、燃燭夜作、風雨死者數萬、未幾谷生忽自
拔舌而死、初有姜伯眞在猛山採藥、遇一人稱嵩山道士
使伯眞平立日中背觀其心不正、謂曰、勤學之至而不知
心之不止爲失。因教服石腦法、色斑柔軟、形如小石、所處
皆有。久服身熱而不渴。後得尸解如蟬蛻、其徒朱庫少善
音聲、存心仁厚、亦得其法、不飢渴、不衰老、復遇嵯呀蔡眞

黃衣道士

劉所言雖不能盡從

人授陽生符、以此濟世。自號繁陽子、稱往道境見死亡枕籍、夜以符投之、凡肢体全具者悉起、所活萬餘。庫歸與親舊話別、越日便發、蹕衣白恰以俟。須史有兩黃鶴下中庭、庫整衣而卧、復有一黃鶴至、與二鶴共飛向東郭外、戍三黃衣道士、攜手東行。庫後隨之、因鄉人附書歸家、人撿其屍、空衣而已。佛圖澄見虎虐民、雖爲劫運、每灑楊柳淨水、咒諸死者、令脫苦趣。虎問佛法不殺、朕非刑殺無以肅清、旣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誰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恣意殺害非罪、而奉佛事法、無解殃禍。因請除工役、即免之。虎於臨漳修

而為蔬不少

△秦公韜

丁太子宣

△利后

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果得盤像、楊州進黃鵠五隻、頸長一丈、鳴聞十里外、命泛於玄武池、以為祥物、虎愛次子秦公韜、太子宣嫉之、戊申七月、宣至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澄知其將圖相殺、謬答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韜後至、澄熟視韜、懼問澄曰、怪公血臭、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於別室、澄蹔入東閣、虎與杜后問訊、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西、北殿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

澄即爲語曰、七情所受、皆惡是賊。後二日、韜宴東明觀。東南忽有黃黑雲、如數畝、稍分為三、狀若匹布、間有白雲如魚鱗。韜善解天文、顧左右曰、當有刺客起於京師、不知誰定。當之夜、宿東明精舍、有賊緣入殺韜。虎令李農緝捕、知太子所使。澄進諫曰、皆陛下子、何為重禍耶。能忍怒加慈、尚可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置宣極刑。月餘、有妖馬、毛尾皆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澄歎曰、災期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是夜、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又獨語

曰得一年乎自答不得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法祚曰已
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乱先從化矣勒虎奉事澄如父師
而澄梘為鴟梟遺人與虎辞别虎憮然至寺慰諭澄曰國
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終無佛佑
虎悲慟知其必逝郎為鑿壙營墳於鄴西紫陌至十二月
八日焚香静坐喚弟子至曰吾佛才會仙釋子將蔡逢其
盛汝等護持法寶遂閉目不動春秋百十有七虎重至鄴
宮寺勑殯殮親送葬於墓已酉春虎立少子世為太子改元
寧有沙門雍州來詣闕求見虎曰朕自國師升天不欲他
見也沙門曰見一僧西入關憩於鄴縣道上其覆履處旋

劉后 石世 石閔 石遵 茶姥

生一樹後名爭土樹凡三月花八月實中皆黃子狀如小栗云是佛圖澄欲游流沙虎亦疑不死因發墓已無棺屍唯一石瘞焉虎甚惡之曰不者朕也葬我而去我將死矣四月虎殂遺命子遵鎮關右子斌為丞相劉后乃矯詔殺斌遵與石閔起兵殺世及劉遵即位閔都督中外晉聞趙乱褚裒伐之與李農戰大敗退屯廣陵有茶姥者如七十歲人而輕健有力髮鬢滋黑廣陵耆曰相傳云元帝南渡後見之顏狀不改每旦將一器茶賣於市不計其值市人爭買至暮而器中茶如新熟未嘗減少市吏怪而拘問姥供曰我桐君婦也憫民兵荒故出救耳吏繫之於獄姥持所賣茶器自獄牖中飛去

後趙　石鑒　魏　冉閔　△永興△　祇園會　優鉢羅花

會飲其茶者不食不飢兵不能害趙主遵謀誅閔閔刼李農殺遵立鑒鑒又欲誅閔農聚羯士攻之閔迎擊盡滅石氏閔自立國號魏△改元永興△閔本内黃冉瞻之子為虎養子虎初戍武殿圖古聖賢於壁忽變為胡狀旬日頭悉縮入肩中佛圖澄歎曰羯無噍類矣澄初東來如來謂曰祇樹園林優鉢羅花將開約諸眞來會汝旣弘法教屆期當歸澄至是同天竺靈鷲山小沙彌言佛往舍衛國給孤園澄往拜見釋迦曰前迦葉歸花未放葩汝來正花開時也華人初霑法雨吾教歸當廣敷東土矣澄曰衆生罹刼我佛慈悲益命一二弟子剔釐南北佛言尚有治世天尊及五老

監齋使者
腸一作鎧
齊佛藏府

三清与佛燃燈在將邀集議論形定冊證作禮曰一是如是爾時佛設會於祇園命伽藍遍請諸真上至過去一切諸佛三清聖境九天金闕下及海島名山先至中嶽燃燈大師處啟知分投去請祇園主人慈氏大雄彌勒命揭諦神在園中布席敷座監齋者於香積廚造蘇屑以供應用靈兒真女各擎輪螺幢蓋花罐魚腸為八大吉祥散佈雲空迎候群真在三天論功於太上前老君曰再立二十四化分別人鬼張道陵之功也曇胡擾攘中原戕賊生靈不能戢治尹喜之過也各宜登臺冥思取驗於大道勅尹登一蓮花寶臺端寂而坐頃之萬景昏曛命張亦登斯臺既

坐則奇彩異光種種變化天人交暢自是以道陵代爲大
法師、賜號昆陽命亨自立功行正在分表報有佛古來請
赴會西母命䓁成王倪預紛諸眞集於瑤池、老君駕玉局
張尹二眞隨至崑崙、元始靈寶玉皇黃老赤精水精東羅
金母太乙眞武宛丘浮丘應元鎭元玄女鬼谷各帶諸徒
恭候太上駕臨、迎見敘會後間闕、赤松魯般共乘飛來檻、
至下座曰適至中條奉賀伊周功成、守山孫老言及方知
能可帶挈否、西母笑曰、如來處上眞亦無酒莫冷淡也。衆大笑天
女獻茶畢命駕起程、丞來慈航文殊普賢下坐騎、於天衢
稽首、齊望西進、



有敬龍車、或憑鳳輦、郄騎靈鶴、間跨文鸞、赤虬躡焱、無紫電於長空、壽鹿追風、投素邊於碧落、墨麒麟、烏雲掐足、金毛吼黃霧纏身、青獅爲百獸之王、白象寶衆生之相、諸弟子能御虛行、六甲丁慣乘路走、掩映一派祥烟、繚繞半天瑞靄、一人、面胄貫甲、降魔杵橫架臂上、合掌當胸、言奉佛旨來迎、燃燈曰、此子自幼全真。名曰韋馱、從吾學道、證位天王、能日遍三洲、尋聲感應、法力無窮。以此稱三洲感應護法尊天、衆稱善哉、已至舍衛城、釋迦領諸大弟子五百阿羅漢、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毗羅四大天王、密跡金剛、

優婆塞 | 優婆夷 | 毘羅風 | 調雨順 | 四天王 | 密跡金剛 | 六大緊那羅王 | 火首金剛 | 八部天龍 | 伽藍 | 揭諦 | 哼哈將 | 藥師 | 接引 | 準提

六大緊那羅王火首八部金剛天龍尊神伽音揭諦等衆迎接諸眞令吏兵侍衛分屯空中齊至雷音寺山門口立哼哈二將入大雄寶殿、果是莊嚴法界相見夫坐、如來命延藥師接引準提勢至諸道侶相陪、挈過西方殿、恭邀入園筵宴、遥列諸離婆多星宿、周圍提婆犀那天軏中有一猛獸守門、猙獰其勢、虓虓其聲、揭諦奏此獸世名白澤、梵音謂僧伽彼、獅類也、實爲端獸、能言語辟邪、令通達應對、白澤秖唇掉尾、諸眞調玩移時、進園但見黄金布地、白玉爲階生成七寶樹、二珠樹、具多樹、娑羅樹、金輪樹、無影樹、泰天夾道、結就金剛子菩提子靈珠

勢至
冒澤

須達多

世上紅我鳥
為道士鵝
後亦飛升
仙去

廬子甘露子莫憩子木德子匝地搖風蒼蔔花金燈花纓
絡花下藉苾蒭香草、羅漢松、萬年松、卧雲松、丁枝聽法
珍禽、八功德水、瀲灔池中九品蓮臺、參差花朵幾株、鉢
羅木、滿樹優曇花枝、迎慧日、薰風祥風近合般若之光
遠布梅檀之氣、堪稱異卉無雙、洵是奇葩第一
衆問祇園名義、接引答曰、昔有須達多長者白佛言弟子
欲營精舍請佳、積有微譏、奈無片地人
羲之為字法之宗。書仙也。換鵝經遂傳千古。
繁陽活萬餘枯骨速證仙階宜也然原其所自蔡真人
當田加仙秩。

五胡亂華自古未有之大刼圖澄欲以佛法救之抑未也釋迦必請天尊理之得其本矣蓋治世之權固不在乎彼耳

帝王治世以法律令刑政之屬上天治世以刼水火兵疫飢災是也如冥頑者惟務以姑息不治則必殺奪自由何以爲世界乎

佛土號極樂究竟何義善知識宜言曰以無八苦十惡道也

阿羅漢殺際煩惱遠離諸惡堪總供養不受三界轉生汝得傍如來親炙妙道

也釋迦必請天尊理之得其本矣蓋治世之權固不在乎彼耳。

帝王治世以法律令刑政之屬上天治世以刧水火兵渡飢災是也。如冥頑者惟務以姑息不治則必殺奪自由何以爲世界乎

佛土號極樂究竟何義善知識宣言曰以無八苦十惡道也。

羅漢殺除煩惱。遠離諸惡堪總供養不受三界轉生得[illegible]如來親炙妙道。